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七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河 南 程 氏 遺 書

(上)

朱 熹 編

邱 書 館 發 行



河南程氏遺書目錄

質七

第一

端伯傳師說

李籲字端伯洛人伊川先生曰語錄只有李籲得其意不拘言語無錯編者故今以爲首篇

二先生語一

第二上

元豐己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

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學於橫渠張先生之門先生卒乃入洛己未元豐二年然亦有己未後事

二先生語二上

第二下

附東見錄後

別本云亦與叔所記故附其後

二先生語二下

第三

謝顯道記憶平日語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元豐中從學謝嘗言昔在二先生之門學者皆有語錄惟良佐未嘗錄然則此書蓋追記云

二先生語三

第四

游定夫所錄

游酢字定夫建州人元豐中從學

二先生語四

第五

此四篇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以其不分二先生語故附於此

二先生語五

第六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曉處。今悉存之。不敢刪去。以俟知者。

二先生語六

第七

同上篇。

二先生語七

第八

本自爲一篇。專說論孟。似諸別錄。然不與諸篇相雜。故附於此。

二先生語八

第九

少日所聞諸師友說。元本在端伯傳師說之後。不知何人所記。以其不分二先生語。故附於此。

二先生語九

第十

洛陽議論。熙寧十年。橫渠先生過洛。與二先生議論。故附於此。

二先生語十

第十一

師訓

明道先生語一

第十二

戊冬見伯淳先生洛中所聞。元豐五年壬戌。

明道先生語二

蘇昞季明錄。關中人也。張氏門人也。

劉絢質夫錄。緜人。氏。

劉絢錄

第十三

亥八月見先生於洛所聞元豐六年癸亥

明道先生語三

劉絢質夫錄

第十四

亥九月過汝所聞時先生監汝州酒稅

明道先生語四

劉絢質夫錄

第十五

入關語錄關中學者所記按集先生元豐庚申元祐辛未皆嘗至關中但辛未年呂興叔已卒此篇尙有與叔名字疑庚申年也

伊川先生語一或云明道先生語

第十六

己巳冬所聞不知何人所記己巳元祐四年也本在少日所聞諸師友說後

伊川先生語二

第十七

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或曰永嘉周行己恭叔或云永嘉劉安節元承或云關中學者所記皆不能明也故存其篇而闕其目按元祐三年劉質夫卒此篇有質夫名字則三年前語也

伊川先生語三

第十八

劉元承手編劉安節字元承永嘉人所記有元祐五年遭喪後紹聖四年遷謫前事延平陳淵幾叟得之於元承之子有題誌在後

伊川先生語四

第十九

楊遵道錄楊迪字遵道延平人文靖公之長子也所記有元符末歸自涪陵後事

伊川先生語五

第二十

周伯忱錄周孚先字伯忱毗陵人建中靖國初從學

伊川先生語六

第二十一上

伊川先生語七上

師說

門人張繹錄張繹字退叔壽安人

第二十一下

伊川先生語七下

附師說後胡文定公家本除複重得此數章以其辭意類師說故以附其後

第二十二上

伊川先生語八上

伊川雜錄

唐棣彥思毗陵人

第二十二下

伊川先生語八下

附雜錄後延平陳氏本自爲一篇無名氏聞與雜錄相出入故以附之

第二十三

伊川先生語九

鮑若雨錄永嘉人字汝霖一云商霖

第二十四

伊川先生語十

鄒德久本毗陵鄒柄道鄉公之子未嘗親見先生不知其所傳授舊附東見錄後

第二十五

伊川先生語十一

暢潛道錄

暢大隱字潛道名見東見錄此篇見晁氏客語中不云何人之言亦不云何人所記獨聞見於延平羅氏別錄則注云暢本然則潛道所記與胡氏本亦有之而題其上云張杲鳴

叔所傳識者疑其間多非先生語今考之信然故附於此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先生沒而其傳寢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篇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鈔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游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況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誤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

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鈔尙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附錄

明道先生行狀。見伊川先生文集。

門人朋友敘述。劉立之。朱光庭。邢恕。范祖禹。

書行狀後。游酢。

哀詞。呂大臨。

明道先生墓表。見伊川先生文集。

伊川先生年譜。

祭文。張釋。

奏狀。胡安國。

右附錄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熹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

後先以爲年譜。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系其所從得者。今亦輒取以著於篇。合爲一卷。以附於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乾道四年歲在著雍困敦夏四月壬子。新安朱熹謹記。

河南程氏遺書第一

二先生語一

端伯傳師說

伯高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爲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個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道卽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卽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壞。卽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爲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是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子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故也。王彥霖問。立德進德先後。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於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立一作。定後有所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於立。則進而至於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立是可與立者也。

王彥霖以爲人之爲善。須是他自肯爲時。方有所得。亦難強。曰。此言雖是人須是自爲善。然又不可爲如

此却都不管他。蓋有教焉。修道之謂教。豈可不修。

王彥霖問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憂。有曰知者不惑。有曰勇者不懼。何也。曰此只是名其德爾。其理一也。得此道而不憂者。仁者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也。知勇亦然。不成却以不憂謂之知。不惑謂之仁也。凡名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達道之大也。

蘇季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一作方。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諸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衆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爲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爲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有雖好讀書。却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先生常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否。曰。如公之言。只是說道也。克己復禮。乃所以爲道也。更無別處。克己復禮之爲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如公之言。卽是一人自指其前一物曰。此道也。他本無可克者。若知道與己未嘗相離。則若不克己復禮。何以體道。道在己。不是與己各爲一物。可跳身而人者也。克己復禮。非道而何。至如公言。克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也。理甚分明。又曰。道無真無假。曰。旣無真。又無假。却是都無物也。到底須是是者爲真。不是者爲假。便是道大小大分明。

古人見道分明。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從事於斯。無是餒也。立之斯立。

佛學一作

氏。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可

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爲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至如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之。只是此個意見。皆利心也。籲曰。此學不知是本來以公心求之。後有此蔽。或本只以利心上得之。曰。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信之。莊生云。不怛化者。意亦如此也。如楊墨之害。在今世則已無之。如道家之說。其害終小。惟佛學。今則人人談之。瀰漫滔天。其害無涯。舊嘗問學佛者。傳燈錄幾人。云千七百人。某曰。敢道此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

易簣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是誠無一人達者。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也。正如兩腳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腳自行。豈有此理。蓋上下本末內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莊子曰。遊方之內。遊方之外者。方何嘗有內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內面是一處。外面又別是一處。豈有此理。學禪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爲生息於春夏。及至秋冬。便却變壞。便以爲幻。故亦以人生爲幻。何不付與他。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爲幻。

天地之間。非獨人爲至靈。自家心便是草木鳥獸之心也。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爾。一本此下云。人與物。但氣有偏正耳。獨陰

不成。獨陽不生。得陰陽之偏者。爲鳥獸草木。夷狄受正氣者。人也。

後漢人之名節。成於風俗。未必自得也。然一變可以至道。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語仁。而曰可謂仁之方也已者。何也。蓋若便以爲仁。則反使不識仁。只以所言爲仁也。故但曰仁之方。則使自得之。以爲仁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

氣可謂盡矣。一作性。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與於詩。立於禮。自然見有著力處。至成於樂。自然見無所用力。一本云與於詩。便須見有著力處。立於禮。便須見有得力處。成於樂。便須見有無所

用力處。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佗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如楊子看老子。則謂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槌提仁義。絕滅禮學。則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爲救時反本之言。爲可取。却尙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則有取。蓋自是楊子已不見道。豈得如愈也。

予天民之先覺者。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旣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未覺者。及彼

之覺亦非分我之所有以予之。皆彼自有此義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先生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塏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某則懸直不能如此。直入塏中。上尋相輪。辛勤登攀。邈迤而上。直至十三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某却實在塏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塏談。說此相輪如此如此。介甫只是說道。云我知有個道如此如此。只佗說道時。已與道離。佗不知道。只說道時。便不是道也。有道者。亦一作言自分明。只作尋常本分事說了。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說話。至於易。只道個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和性字由字也不消道。自己分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此一個道理。

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秕稗也。故死不墓祭。蓋燕饗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藉草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爲壇。并墓人爲墓祭之。尸亦有時爲之。非經禮也。後世在上者未能制禮。則隨俗未免墓祭。既有墓祭。則祠堂之類。亦且爲之可也。

禮經中既不說墓祭。卽是無墓祭之文也。

張橫渠於墓祭合一。分食而祭之。故告墓之文。有曰奔走荆棘。殺亂楮盤之列之語。此亦未盡也。如獻尸

則可合而爲一。鬼神如何可合而爲一。

墓人。墓祭則爲尸。舊說爲祭后土則爲尸者。非也。蓋古人祭社之外。更無所在有祭后土之禮。如今城隍神之類。皆

不當祭。

家祭。凡拜皆當以兩拜爲禮。今人事生。以四拜爲再拜之禮者。蓋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則當如此。至如死而問安。却是瀆神。若祭祀有祝有告。謝神等事。則自當有四拜六拜之禮。

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卽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一本有道字。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

古人爲尸者。亦自處如何。三代之末。已是不得已而廢。

宗子。繼別爲宗。言別則非一也。如別子五人。五人各爲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禰者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

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顛問每常遇事。卽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卽至楊雄。規模窄狹。道卽性也。言性已錯。更何所得。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尙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周官醫以十全爲上。非爲十人皆愈爲上。若十人不幸皆死病。則奈何。但知可治不可治者。十人皆中。卽爲上。

有人勞正叔先生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應甚勞苦。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何苦。佗人日踐危地。此乃勞苦也。

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

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爲好人。則有

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王弼注易。元不見道。但却以老莊之意解說而已。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孔子曰。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中庸便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人有疑孔子之語。中庸又直指郊禘之義以發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以曾子之言。雖是如此。又恐人尙疑。忠恕未可使爲道。故曰。忠恕遠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又掠下教人。

堯夫嘗言。能物物。則我爲物之人也。不能物物。則我爲物之物也。亦不消如此。人自人物。自物。道理甚分明。

伯淳近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

人以料事爲明。便駁駁入逆詐僣不信去也。

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

凡物之名字。自與音義氣理相通。除其他有體質。可以指論而得名者之外。如天之所以爲天。天未名時。本亦無名。只是蒼蒼然也。何以便有此名。蓋出自然之理。音聲發於其氣。遂有此名。此字如今之聽聲之精者。便知人性善。卜者知人姓名。理由此也。

籲言趙澤嘗云。臨政是事不合著心。惟恕上合著心。是否。曰。彼謂著心勉而行。恕則可。謂著心求恕則不可。蓋恕自有之理。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不待求而後得。然此人之論。有心爲恕。終必恕矣。

誠者合內外之道。不誠無物。

持國曰。凡人志能使氣者。能定其志。則氣爲吾使。志壹則動氣矣。先生曰。誠然矣。志壹則動氣。然亦不可不思。氣壹則動志。非獨趨蹶藥也。酒也。亦是也。然志動氣者多。氣動志者少。雖氣亦能動志。然亦在持其志而已。

持國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三守一。伯淳先生曰。此三者人終食之頃。未有不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

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伯淳先生曰。欺有三。有爲利而欺。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個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

却已先不好了也。

先生曰：范景仁論性曰：豈有生爲此，死又却爲彼，儘似見得。後却云：自有鬼神，又却迷也。

少年時見物大，食物美，後不能然者，物自爾也。乃人與氣有盛衰爾。

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

而善，有自幼而惡。

后稷之克岐克嶷，子越椒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

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

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

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爲

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

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

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

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

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以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尙可見，況臨

大事乎。

嘗與趙汝霖論爲政。切忌臨事著心。曰：此誠是也。然唯恕上合著心。

拾遺

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大則無所不在。剛則無所屈。以直道順理而養。則充塞於天地之間。配義與道。氣皆主於義。而無不在道。一置私意。則餒矣。是集義所生事。事有理而在義也。非自外襲而取之也。告子外之者。蓋不知義也。楊遵道所錄伊川語中。辨此一段非明道語。

壹與一字同。一動氣則動志。一動志則動氣。爲養氣者而言也。若成德者。志已堅定。則氣不能動志。北宮黝之勇。在於必爲。孟施舍之勇。能於無懼。子夏篤志力行者也。曾子明理守約者也。

必有事者。主養氣而言。故必主於敬。勿正勿作爲也。心勿忘。必有事也。助長乃正也。

北方之強。血氣也。南方之強。乃理強。故聖人貴之。

人患乎懼。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

忿懣怒也。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侯世與云。某年十五六時。明道先生與某講孟子。至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處云。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一句。心勿忘勿助長爲一句。亦得。因舉禪語爲況云。事則不無擬心則差。某當時言下有省。

河南程氏遺書第一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上

二先生語二上

元豐己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

古不必驗。今之所患。止患不得爲。不患不能爲。正。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明。

一人之心。卽天他之心。心一作體。一物之理。卽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卽一歲之運。正。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

知正。

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明。

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繫

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

觀易須看時。然後觀逐爻之才。一爻之間。常包涵數意。聖人常取其重者爲之辭。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其未嘗言者。亦不必重事。又有且言其時。不及其爻之才。皆臨時參考。須先看卦。乃看得繫辭。

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諸己。所用莫非中理。知巧之士。雖不自得。然才知稍高。亦能窺測。見其二。

得而用之。乃自謂泄天機。若平心用之。亦莫不中理。但不有諸己。須用知巧。亦有元本無反失之。如蘇張之類。

教人之術。若童牛之牯。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之。善之大者。其次則豮豕之牙。豕之有牙。既已難制。以百方制之。終不能使之改。惟殫其勢。則性自調伏。雖有牙。亦不能爲害。如有不率教之人。却須置其檣楚。別以道格其心。則不須檣楚。將自化矣。

事君須體納約自牖之意。人君有過。以理開諭之。既不肯聽。雖當救止於此。終不能回却。須求人君開納處。進說。牖乃開明處。如漢祖欲廢太子。叔孫通言嫡庶根本。彼皆知之。既不肯聽矣。縱使能言。無以易此。惟張良知四皓素爲漢祖所敬。招之使事太子。漢祖知人心歸太子。乃無廢立意。及左師觸龍事。亦相類。

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使如此。如楊墨之類。明

仁義禮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體。四者四支。仁。體也。義。宜也。禮。別也。智。知也。信。實也。

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明

醫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己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明

博施濟衆，云必也聖乎者，非謂仁不足以此言博施濟衆者，乃功用也。明

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一作性便是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卽性命亦可了。明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世間有鬼神馮依言語者，蓋屢見之，未可全不信。此亦有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已。嘗以所求語劉絢，其後以其思索相示，但言與不是，元未嘗告之。近來求得稍親。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真知與常知異。常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說虎傷人。衆莫不驚。獨田夫色動異於衆。若虎能傷人。雖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嘗真知。真知須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猶爲不善。是亦未嘗真知。若真知。決不爲矣。

蒲人要盟事。知者所不爲。況聖人乎。果要之止。不之衛可也。盟而背之。若再遇蒲人。其將何辭以對。

嘗言鄭戡作縣。定民陳氏爲里正。既暮。有姓陳人乞分居。戡立筭之。曰。安有朝定里正。而夕乞分居。旣而察之。乞分居者。非定里正也。今夫赤子未能言。其志意嗜欲。人所未知。其母必不能知之。然不至誤認其意者。何也。誠心愛敬而已。若使愛敬其民。如其赤子。何錯繆之有。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

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

一本下更有未有三字。

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

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

能守也。明。

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於惡流於一物。明。

昔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鳥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明。○一本此下云又嘗稱介甫類對曰王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

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別善惡一切函容覆載但處之有道爾若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爲天地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無別理。明。

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對此箇別有天地。明。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爲政。皆興水利有功。

睥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

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明

孔子之列國。答聘而已。若有用我者。則從之。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爲治。不爲則已。如復爲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爲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爲。則何義之有。

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欲寡則心自誠。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克己則私心去。自然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明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

一本此下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

詩書如藥。方春秋如

用藥治疾。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

君實修資治通鑑。至唐事。正叔問曰。敢與太宗肅宗正篡名乎。曰然。又曰。敢辯魏徵之罪乎。曰何罪。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讐。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後世特以其後來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相掩。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其能不死。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與徵何異。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糾奔魯。小白入齊。旣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又所不當立。義已不順。旣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白入於齊。以國繫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二傳無子字。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此復繫子者。罪齊大夫。旣盟而殺之也。與徵之事全異。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一則誠也。止是誠實。此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明。

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季孟子間。則待之之

禮爲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此孔子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

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於天下。此其序也。其閒則又繫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應之。難執一意。

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貞觀。日月常明而不息。故曰貞明。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途。穿鑿繁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心所蔽。則欲然而餒。却甚小也。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明

良能良知。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

德性謂天賦天資。才之美者也。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明

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蓋先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得

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於百千。至於窮盡。亦只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爲知

道者言不可爲學者言。如心得之，則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譬如學書，若未得者，須心手相須而學，苟得矣，下筆便能書，不必積學。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己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

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

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

立清虛一大爲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

今之學者，惟有義理以養其心，若威儀辭讓以養其體，文章物采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

血脈皆所未備。

孟子之於道。若溫澗淵懿。末有如顏子者。於聖人幾矣。後世謂之亞聖。容有取焉。如盍各言爾志。子路顏子孔子皆一意。但有小大之差。皆與物共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若聖人則如天地。如老者安之之類。孟字疑誤

大學在明明德。先明此道。在新民者。使人用此道以自新。在止於至善者。見知所止。

得而後動。與慮而後動異。得在己。如自使手舉物無不從。慮則未。在己。如手中持物以取物。知其不利。

聖人於文章不講而學。蓋講者有可否之疑。須問辨而後明。學者有所不知。問而知之。則可否自決。不待講論。如孔子之盛德。惟官名禮文。有所未知。故問於郟子老子。既知則遂行而已。更不須講。

正叔言。不當以體會爲非心。以體會爲非心。故有心小性大之說。聖人之神與天一有地字爲一。安得有二。至

於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莫不在此。此心卽與天地無異。不可小了它。一作若將心滯在知識上。故反

以心爲小。時本注云。橫渠云。心稟見聞。不弘於性。

鼓舞萬物。不與聖人同憂。此天與人異處。聖人有不能爲天之所爲處。

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如今人面貌。自與古人不同。若全用

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

交神明之意。當在事生之後。則可以盡孝愛。而得其饗。全用古事。恐神不享。

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君與夫人當異廟。故自無配。明。

禘王者之大祭。祫諸侯之大祭。明。

伯棼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

嫫叔無服。先王之權。後聖有作。雖復制服可矣。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

父竝。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斟酌去取。古今恐未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胸中無疑。乃可處之無差。

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

凡學之雜者。終只是未有所止。內不自足也。譬之一物。懸在空中。苟無所倚著。則不之東。則之西。故須著

摸佗別道理。只爲自家不內足也。譬之家藏良金。不索外求。貧者見人說金。須借他底看。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悵悵者久之。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釋氏。盛時尙只是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騙了知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在某則才卑德薄。無可奈何。然據今日次第。便有數孟子。亦無如之何。只看孟子時。楊墨之害能有甚。況之今日。殊不足言。此事蓋亦繫時之污隆。清談盛而晉室衰。然清談爲害。却只是閒言談。又豈若今日之害道。今雖故人有一初本無一字。爲此學。而陷溺其中者。則既不可回。今初本無今字。只有望於諸君爾。直須置而不論。更休曰。且待嘗試。若嘗試。則已化而自爲之矣。要之決無取。初本無此上二十九字。其術。初本作佛學。大槩且是絕倫類。初本卷末注云。昨日之會。大率談禪。章內一本云云。上下皆同。版本已定。不可增益。今附於此。異時有別鈔版者。則當以此爲正。今從之。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裏去。又其迹須要出家。然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處此等事。皆以爲寄寓。故其爲忠孝仁義者。皆以爲不得已爾。又要得脫世網。至恐迷者也。畢竟學之者。不過至似佛。佛者一點胡爾。佗本是箇自私獨善。枯槁山林自適而已。若只如是。亦不過世上少這一箇人。又却要周遍。謂既得本。則不患不周遍。要之決無此理。一本此下云。然爲其學者。詰之理。雖有風時。又却亂說。卒不可憑考之。今日所患者。患在引取了中人以上者。其力有以自立。故不可回。若只中人以下。自不至此。亦有甚執持。今彼言世網者。只爲些彘彘。又殄滅不得。故當忠孝仁義之際。皆處於不得已。直欲和這些彘彘。都消殺得盡。然後以爲至道也。然而畢竟消殺不得。如人之有耳目口鼻。既有此氣。則須有此識。所見者色。所聞者聲。所食者味。人之

有喜怒哀樂者。亦其性之自然。今強曰必盡絕爲得天真。是所謂喪天真也。持國之爲止學者三十年矣。其所得者儘說得知有這道理。然至於反身而誠。却竟無得處。佗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譬之贊易。前後貫穿。都說得是有此道理。然須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一再有德行字處是所謂自得也。談禪者雖說得。蓋未之有得。其徒亦有肯道佛卒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然又須道得本。則可以周遍。

有問若使天下盡爲佛可乎。其徒言爲其道則可。其迹則不可。伯淳言若盡爲佛。則是無倫類。天下却都沒人。去裏。然自亦以天下國家爲不足治。要逃世網。其說至於不可窮處。佗又有一箇鬼神爲說。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據今日合人道廢。則是今尙不廢者。猶只是有那些秉彜。卒殄滅不得。以此思之。天壤間可謂孤立。其將誰告耶。

今日卓然不爲此學者。惟范景仁與君實爾。然其所執理。有出於禪學之下者。一日做身主不得。爲人驅過去裏。

君實嘗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可謂良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若此則幾何而不摧殘。以盡也。其後告人曰。近得一術。常以中爲念。則又是爲中所亂。中又何形。如何念得佗。只是於名言之中。揀得一箇好字。與其爲中所亂。却不如與一串數珠。及與佗數珠。佗又不受。殊不知中之無益於治心。

不如數珠之愈也。夜以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苦思量箇甚。只是不與心爲主。三更常有人喚習也。

本諸

無此八字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爲邦。孔子旣告之以五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佗一邊佞耳。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

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煞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并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

觀秦中氣豔衰。邊事所困。累歲不稔。昨來餽邊喪亡。今日事未可知。大有可憂者。以至士人相繼淪喪。爲足妝點關中者。則遂化去。吁可怪也。凡言王氣者。實有此理。生一物。須有此氣。不論美惡。須有許大氣。豔。故生是人。至如闕里有許多氣豔。故此道之流。以至今日。昔橫渠說出此道理。至此幾年衰矣。只介父一箇氣豔大小。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曾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與叔所問。今日宜不在有疑。今尙差池者。蓋爲昔亦有雜學。故今日疑所進。有相似處。則遂疑養氣爲有助。使休信此說。蓋爲前日思慮紛擾。今要虛靜。故以爲有助。前日思慮紛擾。又非義理。又非事故。如是

則只是狂妄人耳。懲此以爲病。故要得虛靜。其極欲得如槁木死灰。又却不是。蓋人活物也。又安得爲槁木死灰。旣活則須有動作。須有思慮。必欲爲槁木死灰。除是死也。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存斯爲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以此言之。又幾時要身如枯木。心如死灰。又如絕四後。畢竟如何。又幾時須如枯木死灰。敬以直內。則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大直截也。

有言養氣可以爲養心之助。曰敬則只是敬。敬字上更添不得。譬之敬父矣。又豈須得道更將敬兄助之。又如今端坐附火。是敬於向火矣。又豈須道更將敬於水以助之。猶之有人曾到東京。又曾到西京。又曾到長安。若一處上心來。則他處不容參然在心。心裏著兩件物不得。

飲酒不可使醉。不及亂者。不獨不可亂志。只血氣亦不可使亂。但使浹洽而已可也。

邢和叔後來亦染禪學。其爲人明辯有才。後更曉練世事。其於學亦日月至焉者也。尹子曰明辯有才而復染禪學何所不爲也。

伯淳自謂只得佗人待做惡人敬而遠之。嘗有一朝士久不見。謂伯淳曰。以伯淳如此聰明。因何許多時。終不肯回頭來。伯淳答以蓋恐回頭後錯也。

巽之凡相見須窒礙。蓋有先定之意。和叔一作與叔據理却合滯礙。而不然者。只是佗至誠便相信。心直篤信。

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命也。橫渠嘗譬命是源。窮理與盡性如穿渠引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來。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便如槁木。心便如死灰。豈有直做牆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一本有而勿正心字。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

君實之能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學則元不知學。堯夫之坦夷無思慮紛擾之患。亦只是天資自美爾。皆非學之功也。

持國嘗論克己復禮。以謂克却不是道。伯淳言克便是克己之道。持國又言道則不須克。伯淳言道則不消克。却不是持國事在聖人則無事可克。今日持國須克得己。便然後復禮。

游酢楊時是學得靈利高才也。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父之學。大抵支離。伯淳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

有問詩三百非一人之作。難以一法推之。伯淳曰不然。三百三千中所擇。不特合於雅頌之音。亦是擇其合於教化者取之。篇中亦有次第淺深者。亦有元無次序者。

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哉。

介父欲去數矣。其時介父直以數事上前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伯澹於上前與孫莘老同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父。要得人擔當了。而介父之意尚亦無必。伯澹嘗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故。介父之意。只恐始爲人所沮。其後行不得。伯澹却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父道此。則感賢誠意。却爲天祺。其日於中書大悖。緣是介父大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上爲之一以聽用。從此黨分矣。莘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而伯澹遂待罪。既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澹復求對。遂見上。上言有甚文字。伯澹云。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伯澹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爲言。朝廷羣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且何妨。伯澹當言職。苦不曾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前說了。其他些小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爲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爲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苟如是爲。則是爲己。尚有私意在。却不在朝廷。不干事理。

今日朝廷所以特惡忌伯澹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理會學。這裏動則於佗輩有一作是所不便也。故特惡之深。

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尚薄。無以感動佗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據今日許大氣

豔。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復可笑也。據當時事勢。又至於今日。豈不是命。只著一箇私意。便是餒。便是缺了它浩然之氣處。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裏缺了它。則便這裏沒這物。浩然之氣。又不待外至。是集義所生者。這一箇道理。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只是人不到它這裏。知此便是明善。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爲道也。天只是以生爲道。繼此生理者。卽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却待它萬物自成其一作甚性。須得。

告子云。生之謂性。則可。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之性。皆謂之性。則可。於中却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他便只道一般。如擇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如此則不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一作各正性命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爲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爲牛之性。又不爲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修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修而求復之。則入於學。若元不失。則何修之有。是由仁義行也。則是性已失。故修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爲道。

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已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

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理當喜。如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惡。一作怒。彼自絕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喜怒於其間哉。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佗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爲佗惡未著。那誅得佗。舉與誅。曷嘗有毫髮廁於其間哉。只有一個義理。義之與比。

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乃知釋氏苦根塵者。皆是自私者也。

要修持佗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難爲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個持養底氣象也。

知止則自定。萬物撓不動。非是別將箇定來助知止也。

詩書中凡有箇主宰底意思者。皆言帝。有一箇包涵徧覆底意思。則言天。有一箇公共無私底意思。則言王。上下千百歲中。若合符契。

如天理底意思。誠只是誠此者也。敬只是敬此者也。非是別有一箇誠。更有一箇敬也。

天理云者。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爲堯存。不爲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這上頭來。更怎生說得存亡加減。是佗元無少欠。百理具備。胡本此下云得這箇天理。是謂大人。以其道變通無窮。故謂之聖。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須默而識之。處故

神謂之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是箇甚。易又不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箇事。卽事一作唯。一作只是。盡天理。便是易也。

天地之化。既是二物。必動已不齊。譬之兩扇磨。行使其齒齊不得。齒齊既動。則物之出者。何可得齊。轉則齒更不復得齊。從此參差萬變。巧歷不能窮也。

天地之間。有者只是有。譬之人之知識。聞見。經歷數十年。一日念之。了然胸中。這一箇道理。在那裏放著來。

養心者。且須是教他寡欲。又差有功。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內同理。謂敬爲和樂。則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中心沒事也。

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須得致之爲言。直如人以力自致之謂也。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君子須知佗命方得。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蓋命苟不知。無所不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致命。便遂得志。其得禍得福。皆已自致。只要申其志而已。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言求得不得。不濟事。元本無不字。此言猶只爲中人言之。若爲中人以上而言。

却只道求之有道。非道則不求。更不消言命也。

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伯淳嘗戲以亂世之姦雄。中道學之有所得者。然無禮不恭極甚。又嘗戒

以不仁已。猶不認。以爲人不會來學。伯淳言堯夫自是悠悠。自言須如我與李之才方得道。

天民之先覺。譬之皆睡。他人未覺來。以我先覺。故搖擺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覺也。元無少欠。蓋亦未嘗有所增加也。適一般爾。天民云者。蓋是全盡得天生斯民底事業。天之生斯民也。將以道覺斯民。蓋言天生此民。將以此道覺此民。則元無少欠。亦無增加。未嘗不足。達可行於天下者。謂其全盡天之生民之理。其術亦足以治天下國家故也。

可欲之謂善。使與元者善之長同理。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云者。百理具備。元無少欠。故反身而誠。只是言得已上。更不可道甚道。元本道字屬下

文

命之曰易。便有有理。一本無此七字。但云道理皆自然。若安排定。則更有甚理。天地陰陽之變。便如二扇磨。升降盈虧。剛柔

初未嘗停息。陽常盈。陰常虧。故便不齊。譬如磨。既行齒都不齊。既不齊。便生出萬變。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莊周強要齊物。然而物終不齊也。堯夫有言。泥空終是著。齊物到頭爭此。其肅如秋。其和如春。

如秋便是義以方外也。如春觀萬物皆有春意。堯夫有詩云。拍拍滿懷都是春。又曰芙蓉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言皆有理。又曰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若莊周大抵寓言。要入他放蕩之場。堯夫却皆有理。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爲皆有理。故要得縱心安行。總不妨。一本此下云堯夫詩云。太急道。此道理平鋪地放著裏。何必如此。

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闊得心胸。便可見打撲了習心。兩漏三漏子。今如此混然說做一體。猶二本。那堪更二本三本。今雖知可欲之爲善。亦須實有諸己。便可言誠。誠便合內外之道。今看得不一。只是心生。除了身只是理。便說合天人。合天人已是爲不知者引而致之。天人無閒。夫不充塞則不能化育。言贊化育。已是離人而言之。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腳。須得。

元亨者。只是始而亨者也。此通人物而言。通元本作詠字。謂始初發生。大槩一例亨通也。及到利貞。便是各正性

命。後屬人而言也。利貞者。分在性與情。只性爲本。情是性之動處。情又幾時惡。故者以利爲本。只是順利處爲性。若情則須是正也。

醫家以不認痛癢。謂之不仁。人以不知覺。不認義理爲不仁。譬最近。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質氣昏。

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佗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快活。釋氏以不知此。去佗身上起意思。柰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爲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版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沉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孟子論四端處。則欲擴而充之。說約處。則博學詳說而反說約。此内外交相養之道也。

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著。幾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孝道多。元來依舊。

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只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處走。今日且只道敬。

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後來曾子到也。上面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元本有未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

爲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一作禮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爲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王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佗個麤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公揆昨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牖書毋不敬。思無邪。中處之。此意亦好。

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才能言便習穢惡。日日消鑠。更有甚天理。須人理皆盡。然尙以些乘彜消鑠盡不得。故且恁過一日之中。起多少巧僞。萌多少機穽。據此箇薰蒸。以氣動氣。宜乎聖賢之不生。和氣之不兆也。尋常閒。或有些時和歲豐。亦出於幸也。不然何以古者或同時或同家。並生聖人。及至後世。乃數千歲寂寥。

人多言天地外。不知天地如何。說內外。外面畢竟是箇甚。若言著外。則須似有箇規模。凡言充塞云者。却似箇有規模底體面。將這氣充實之。然此只是指而示之。近耳。氣則只是氣。更說甚充。

塞。如化育則只是化育。更說甚贊。贊與充塞。又早却是別一件事也。

理之盛衰之說。與釋氏初劫之言如何。到它說便亂道。又卻窺測得些。彼其言成住壞空。曰成壞則可住。與空則非也。如小兒既生。亦日日長行。元不曾住。是它本理。只是一箇消長盈虧耳。更沒別事。

極爲天地中是也。然論地中。儘有說。據測景以三萬里爲中。若有窮。然有至一邊已及一萬五千里。而天地之運蓋如初也。然則中者。亦時中耳。地形有高下。無適而不爲中。故其中不可定下。譬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子莫於此二者以執其中。則中者適未足爲中也。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若是因地形高下。無適而不爲中。則天地之化。不可窮也。若定下不易之中。則須有左有右。有前有後。四隅既定。則各有遠近之限。便至百千萬億。亦猶是有數。蓋有數則終有盡處。不知如何爲盡也。

日之形。人莫不見似輪似餅。其形若有限。則其光亦須有限。若只在三萬里中升降出沒。則須有光所不到處。又安有此理。今天之蒼蒼。豈是天之形。視下也。亦須如是。日固陽精也。然不如舊說周回而行。中心是須彌山。日無適而不爲精也。地既無適而不爲中。則日無適而不爲精也。氣行滿天地之中。然氣須有精處。故其見如輪如餅。譬之鋪一溜柴薪。從頭爇著火。到處其光皆一般。非是有一塊物。推著行將去。氣行到寅則寅上有光。行到卯則卯上有光。氣充塞無所不到。若這上頭得箇意思。便知得生物之理。

觀書者亦須要知得隨文害義。如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既處湯爲聖人。聖人不容有妄舉。若湯始欲遷社。衆議以爲不可而不遷。則是湯先有妄舉也。不可者湯不可之也。湯以爲國既亡。則社自當遷。以爲遷之。不若不遷之愈。故但屋之。屋之則與遷之無以異。既爲亡國之社。則自王城至國都皆有之。使爲戒也。故春秋書亳社災。然則魯有亳社。屋之。故有火災。此制計之必始於湯也。

長安西風而雨。終未曉此理。須是自東自北而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自東自北皆屬陽。坎卦陽

唱而陰和。故雨。自西自南陰也。陰唱則陽不和。蝮蝮之詩曰。朝隰于西。崇朝其雨。是陽來唱也。故雨。蝮蝮在東。則是陰先唱也。莫之敢指者。非謂手指。莫敢指陳也。猶言不可道也。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自西。則是陰先唱也。故雲雖密而不雨。今西風而雨。恐是山勢使然。

學者用了許多工夫。下頭須落道了。是入異教。只爲自家這下。元未曾得箇安泊處。那下說得成熟。世人所惑者鬼神轉化。佗總有說。又費力說道理。又打入箇無底之壑。故一生出不得。今日須是自家這下。照得理分明。則不走作。形而下形而上者。亦須更分明須得。雖則心有一一作默識。有難名狀處。然須說

盡心知性知天。亦須於此留意。

此章一無落道了是四字。

學則與佗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不失異教之書。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然其流必乖。故不可以一事遂都取之。若楊墨亦同是堯舜。同非桀紂。是非則可也。其就上所說。則是成就他說也。非桀是堯。是吾依

本分事就上過說。則是佗私意說箇。要之只有箇理。

講學本不消得理會。然每與別撥出。只是如今雜亂膠固。須著說破。

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爲政。徒法不能自行。便先從養生一作道。

上說將去。既庶既富。然後以飽食煖

衣而無教爲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儘近理。若西銘

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到道。元未到得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

蓋未見此書。

聖人之教。以所貴率人。釋氏以所賤率人。

初本無此十六字。卷末注云。又學佛者難吾言。章一本章首有云云。下同。餘見昨日之會章。學佛者難吾言。

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則無僕隸。正叔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聖人所願也。其不爲堯舜。是所可賤也。故以

爲僕隸。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却恐不變也。暢大隱許多時學。乃方學禪。是於此蓋未

有所得也。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天祺自然有德氣。似箇貴人氣象。只是却有氣短處。

規規太以事爲重。傷於周至。卻是氣局小。景庸則只是才敏。須是天祺與景庸相濟。乃爲得中也。

子厚則高才。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準。須是質諸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

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顛沛造次必於是。又言吾斯之未能信。只是道得如此。更難爲名狀。今異教之害。道家之說。則更沒可關。唯釋氏之說。衍蔓迷溺至深。今日今日一作自是釋氏盛。而道家蕭索。方其盛時。天下之士。往往自一作又從其學。自難與之力爭。惟當自明吾理。吾理自立。則彼不必與爭。然在今日。釋氏却未消理會。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學。譬之盧從史在潞州。知朝廷將討之。當時便使一處逐其節度使。朝廷之議。要討逐節度者。而李文饒之意。要先討潞州。則不必治彼而自敗矣。如今日却要先整頓介甫之學。壞了後生學者。

異教之說。其盛如此。其久又如是。亦須是有命。然吾輩不謂之命也。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舍。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賢者則只過當。不肖又却都休。冬至一陽生。却須斗寒。正如欲曉而反暗也。陰陽之際。亦不可截然不相接。厮侵過便是道理。天地之間。如是者極多。艮之爲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須玩索這箇理。

古言乾坤退處不用之地。而用六子。若人則便分君道無爲。臣道有爲。若天則誰與佗安排。佗如是須有道理。故如八卦之義。須要玩索。

早梅冬至已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者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箇陰陽升降大節也。然逐枝自有
一箇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乾坤也。各自有箇消長。只是箇消息。惟其消息。此所以不窮。至如松柏。
亦不是不彫。只是後彫。彫得不覺。怎少得消息。方夏生長時。却有夏枯者。則冬寒之際。有發生之物。何
足怪也。

物理最好玩。

陰陽於天地間。雖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須去參錯。然一箇升降生殺之分。不可無也。

動植之分。有得天氣多者。有得地氣多者。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然要之雖木植。亦兼有五行之
性在其中。只是偏得土之氣。故重濁也。

伯瀆言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侗子厚。有如此筆力。侗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
省多少言語。且教侗人讀書。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詩前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者是也。不得此。則何緣知得此篇是甚意思。大序則是仲
尼所作。其餘則未必然。要之皆得大意。只是後之觀詩者。亦添入。

詩有六體。須篇篇求之。或有兼備者。或有偏得一二者。今之解詩者。風則分付與國風矣。雅則分付與大
小雅矣。頌卽分付與頌矣。詩中且沒却這三般體。如何看得詩風之爲言。便有風動之意。興便有一興

喻之意。比則直比之而已。蛾眉瓠犀是也。賦則賦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雅則正言其事。頌則稱美之言也。如於嗟乎騶虞之類是也。

關雎之詩。如言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非后妃之事。明知此意。是作詩者之意也。如此類推之。

詩言后妃夫人者。非必謂文王之妻也。特陳后妃夫人之事如斯而已。然其後亦有當時詩附入之者。汝墳是也。且二南之詩。必是周公所作。佗人恐不及此。以其爲教於衽席之上。閨門之內。上下貴賤之所同也。故用之鄉人邦國。而謂之國風也。化天下。只是一箇風。至如鹿鳴之詩數篇。如燕羣臣。遣戍役。勞還率之類。皆是爲國之常政。其詩亦恐是周公所作。如後人之爲樂章是也。

論語中言唐棣之華者。因權而言逸詩也。孔子刪詩。豈只取合於雅頌之音而已。亦是謂合此義理也。如皇矣烝民文王大明之類。其義理非人人學至於此。安能及此。作詩者又非一人。上下數千年。若合符節。只爲合這一箇理。若不合義理。孔子必不取也。

夫子言興於詩。觀其言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如言秉心塞淵。騷牝三千。須是塞淵。然後騷牝三千。塞淵有理又如駟之詩。坰牧是賤事。其中却言思無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者。在此一句。坰牧而必要思無邪者。蓋爲非此則不能坰牧。又如考槃之詩。解者謂賢人永誓不復告君。不復見君。又自誓

不詐而實如此也。據此安得有賢者氣象。孟子之於齊，是甚君臣，然其去未嘗不遲遲，顧戀。今此君才不用，便躁忿如此，是不可磯也。乃知此詩解者之誤。此詩是賢者退而窮處，心不忘君，怨慕之深者也。君臣猶父子，安得不怨，故直至於寤寐弗忘，永陳其不得見君與告君，又陳其此誠之不詐也。此章注塞淵有

義理一作塞淵於義理

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上天又無聲臭之可聞，只看文王，便萬邦取信也。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然則文王之德，直是似天。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只爲常是這箇道理。此箇一作理亦須待佗心熟，便自然別。

樂則生，生則烏可已也。須是熟方能如此。苟爲不熟，不如稊稗。

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須集義這上頭，莫非義也。

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言四者本於心而生色也。晬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孟子非自及此，焉能道得到此。

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

中庸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方是說優優大哉。又却非如異教之說。須得如枯木死灰。以爲得也。

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名事業。甚譬如閑。視世之仁義者。甚煦煦子子。如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視一作是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曾何足論。若知得這箇義理。便有進處。若不知得。則何緣仰高鑽堅。在前在後也。竭吾才。則又見其卓爾。

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須得。

言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却是著人上說。

邵堯夫於物理上儘說得。亦大段漏洩。佗天機。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著佗。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也。知者又看做知了也。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

今天下之士人。在朝者又不能言。退者遂忘之。又不肯言。此非朝廷吉祥。雖未見從。又不曾有大橫見加。

便豈可自絕也。君臣父子也。父子之義不可絕。豈有身爲侍從。尙食其祿。視其危亡。曾不論列。君臣之義。固如此乎。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欠少。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

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

所務於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天地安有內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識天地也。人之在天地。如魚在水。不知有水。直待出水。方知動不得。禮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聖人初恐人入於禽獸也。故於春秋之法。極謹嚴。元本無故字中國而用夷

狄禮。則使夷狄之。韓愈言春秋謹嚴。深得其旨。韓愈道佗不知又不得。其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夸。其名理皆善。

當春秋戰國之際。天下小國。介於大國。奔命不暇。然足以自維持數百年。此勢却似稻塍。各有界分約束。後世遂有土崩之勢。道壞便一時壞。元本無此壞字陳涉一叛。天下遂不支梧。今日堂堂天下。只西方一敗。

朝廷遂震。何也。蓋天下之勢。正如稻塍。各有限隔。則卒不能壞。今天下却似一箇萬頃陂。要起卒起。不得。及一起。則涵湧。遂奈何不得。以祖宗德澤仁厚。涵養百餘年間。一時柔了人心。雖有豪傑。無箇端倪。

起得。便只要安靜。不宜使搖動。雖夷狄亦散兵却鬪。特一本無此中國之福也。一本此字下有非字。

賈誼有五餌之說。當時笑其迂疎。今日朝廷正使著。故得許多時寧息。

天地動靜之理。天圓則須轉。地方則須安靜。南北之位。豈可不定下。所以定南北者。在坎離也。坎離又不
是人安排得來。莫非自然也。

論語爲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鄉黨形容聖人。不知者豈能及是。

不愧屋漏。便是箇持養氣象。

孔孟之分。只是要別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爲孔子事業。到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剪綵以爲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

只是這箇理。以上却難言也。如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古人此理已明故也。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中也。

微仲之學雜。其愷悌嚴重。寬大處多。惟心艱於取人。自以才高故爾。語近學。則不過入於禪談。不常議論。則以苟爲有詰難。亦不克易其言。不必信心。自以才高也。

和叔常言。及相見則不復有疑。旣相別。則不能無疑。然亦未知果能終不疑。不知佗旣已不疑。而終復有疑。何故。伯淳言。何不問他疑甚。不如劇論。

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蔡州謝良佐。雖時學中。因議州舉學試得失。便不復計較。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溫厚。南劍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煞穎悟。林大節。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來便在此。李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他操履。然才識穎悟。自是不能已也。

介父當初。只是要行己志。恐天下有異同。故只去上心上把得定。他人不能搖。以是拒絕言路。進用柔佞之人。使之奉行新法。今則是他已去。不知今日却留下害事。

昨春邊事權罷。是皆李舜舉之力也。今不幸適喪此人。亦深足憐也。此等事皆是重不幸。

李憲本意。他只是要固蘭會。恐覆其功。必不肯主這下事。

元豐四年取興靈事

新進游楊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必有異。故爲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矣。

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四者。推到理處。曰處曰添二字。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

我。無有不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爲人則直是無禮不恭。惟是侮玩。雖天理一作地

亦爲之侮玩。如無名公傳。言問諸天地。天地不對。弄丸餘暇。時往時來之類。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會敢如此言來。直

是無端。又如言文字。呈上堯夫。皆不恭之甚。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古元未有人道來。

行已須行誠盡處。王叔謂意則善矣。然言誠盡。則誠之爲道。非能盡也。堯夫戲謂且就平側。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

微一作著。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閑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尙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呂與叔以氣不足而養之。此猶只是自養求無疾。如道家修養亦何傷。若須要存想飛昇。此則不可。

徐禱奴才也。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苻堅下淮百萬。而謝玄才一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軍之至。則是自相殘也。譬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爲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邊事。至號疎曠。前古未之聞也。其源在不任將帥。將帥不慎任人。闔外之事。將軍處之。一一中覆。皆受廟算。上下相徇。安得不如此。

元豐五年水樂城事。

楊定鬼神之說。只是人心有感通。如有人平生不識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詩。却有此理。天地間事。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既有卽有。無卽無。如杜甫詩者。是世界上實有杜甫詩。故人之心病。及至精一。有箇道理。自相感通。以至人心在此。託夢在彼。亦有是理。只是心之感通也。死者託夢。亦容有此理。有人過江。其妻墮水。意其爲必死矣。故過金山寺。爲作佛事。方追薦次。忽其婢子通傳墮水之妻。意度在某處作甚事。是誠死也。及三二日。有漁人撐舟。以其妻還之。乃未嘗死也。蓋旋於急流中救活之。然則其婢子之通傳。是何也。亦是心相感通。旣說心有感通。更說甚生死古今之別。

天祺自然有德氣。望之有貴人之象。只是氣局小。太規規於事爲重也。昔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笥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人觀其德量如此。

正叔謂子厚。越獄以謂卿監已上。不追攝之者。以其貴。朝廷有旨追攝可也。又請枷項非也。不已太辱矣。貴貴以其近於君。子厚謂若終不伏。則將柰何。正叔謂寧使公事勘不成。則休。朝廷大義。不可虧也。子厚以爲然。

俗人酷畏鬼神。久亦不復敬畏。

冬至一陽生。而每遇至後。則倍寒何也。陰陽消長之際。無截然斷絕之理。故相攙掩過。如天將曉。復至陰黑。亦是理也。大抵終始萬物。莫盛乎艮。此儘神妙。須儘研窮此理。

今尺長於古尺。欲尺度權衡之正。須起於律。律取黃鍾。黃鍾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將上下聲考之。須一作得其正。便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黍。今羊頭山黍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爲正。昔胡先生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用之。此特未爲定也。此尺是器上所定。更有因人而制。如言深衣之袂。一尺二寸。若古人身材。只用一尺二寸。豈可連肘。卽知因人身而定。

既是爲人後者。便須將所後者。呼之以爲父。以爲母。不如是。則不正也。却當甚爲人後。後之立疑義者。只見禮不杖。其內有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便道須是稱親。禮文蓋言出爲人後。則本父母反呼之以爲叔。爲伯也。故須著道爲其父母。以別之。非謂却將本父母亦稱父母也。

哲廟取孟后詔云。孟元孫女。后孟在女也。而以孟元孫女詔者。伊川云。自古天子不娶小國。蓋孟元將校。曾隨文潞公。貝州獲功。官至團練使。而在是時。止是小使臣耳。此一段非元豐時事。疑後人記。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下

二先生語二下

附東見錄後

今許大西事無一人敢議者。自古舉事不能無可否。是非亦須有議論。如苻堅壽春之役。其朝廷宗室固多有言者。以至宮女有張夫人者。猶上書諫。西晉平吳當取也。主之者惟張華一人而已。然當時雖羊叔子建議。而朝廷亦不能無言。又如唐師取蔡州。此則在中國容其數十年恣睢。然當時以爲不宜取者。固無義理。然亦是有議論。今則廟堂之上無一人言者。幾何不一言而喪邦也。元豐四年用种諤沈括之謀伐西夏

今日西師。正惟事本不正。更說甚去就。君子於任事之際。須成敗之由。一作責在己。則自當生死以之。今致其身。使禍福死生。利害由人處之。是不可也。如昨軍興。事務繁夥。是亦學也。但恐只了佗紛紛底。則又何益。如從軍者之行。必竟是爲利祿爲功名。由今之舉。便使得人一城一國。又是甚功名。君之恥之。今日從宦。苟有軍事不能免此。是復蹈前事也。然則既如此。曷爲而不已也。

胎息之說。謂之愈疾。則可。謂之道。則與聖人之學不干事。聖人未嘗說著。若言神住則氣住。則是浮屠入定之法。雖謂養氣。猶是第二節事。亦須以心爲主。其心欲慈惠安。一作虛靜。故於道爲有助。亦不然。孟子說浩然之氣。又不如是。今若言存心養氣。只是專爲此氣。又所爲者小。舍大務小。舍本趨末。又濟甚事。

今言有助於道者。只爲柰何心不下。故要得寂湛而已。又不似釋氏攝心之術。論學若如是。則大段雜也。亦不須得道。只閉目靜坐。爲可以養心。坐如尸。立如齋。只是要養其志。豈只待爲養這些氣來。又不如是也。

浮屠之術。最善化誘。故人多向之。然其術所以化衆人也。故人亦有向有不向者。如介甫之學。佗便只是去人主心術處加功。故今日靡然而同。無有異者。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此學極有害。以介甫才辯。遽施之學者。誰能出其右。始則且以利而從其說。久而遂安其學。今天下之新法害事處。但只消一日除了便沒事。其學化革了人心。爲害最甚。其如之何。故天下只是一箇風。風如是。則靡然無不向也。

今日西事要已。亦有甚難。前事亦何足恥。只朝廷推一寬大天地之量。許之自新。莫須相從。然此恐未易。朝廷之意。今日不得已。須著如此。但夏人更重有所要。以堅吾約。則邊患未已也。一本通下章爲一段。

范希文前日西舉。以虛聲而走敵人。今日又不知誰能爲希文者。

關中學者。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倍之。却未見其人。只是更不復講。

餽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搖而足者。然於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

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乏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此耳。

日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佗。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橫渠墓祭爲一位。恐難推同几之義。

同几唯設一位祭之。謂夫婦同牢而祭也。

呂氏定一歲疏數之節。有所不及。恐未合人情。

一本作呂氏歲時失之疏。

雨露旣濡。霜露旣降。皆有所感。若四時之祭。有所未及。則不得契感之意。

一本作疏則今不契感之情。

祭祀。其敬齊禮文之類。尙皆可緩。且是要大者先正始得。今程氏之家祭。只是男女異位。及大有害義者。稍變得一二。佗所未遑也。吾曹所急正在此。凡祭祀須是及祖。知母而不知父。狗彘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人須去上面立一等求所以自異始得。

自古治亂相承。亦常事。君子多而小人少。則治。小人多而君子少。則亂。然在古亦須朝廷之中。君子小人雜進。不似今日剪截得直是齊整。不惟不得進用。更直憔悴善類。略去近道。則須憔悴舊日交遊。只改節者。便於世事差遂。此道理不知爲甚。正叔近病人有言之曰。在佗人則有追駁斥放。正叔無此等事。故只有病耳。

介甫今日亦不必誅殺人。人靡然自從。蓋只消除盡在朝異己者。在古雖大惡在上。一面誅殺。亦斷不得人議論。今便都無異者。

卜筮之能應。祭祀之能享。亦只是一箇理。著龜雖無情。然所以爲卦。而卦有吉凶。莫非有此理。以其有是理也。故以是問心一作向焉。其應也如響。若以私心及錯卦象而問之。便不應。蓋沒此理。今日之理。與前日已定之理。只是一箇理。故應也。至如祭祀之享。亦同鬼神之理。在彼我以此理向之。故享也。不容有二。三。只是一理也。如處藥治病。亦只是一箇理。此藥治箇如何氣。有此病服之卽應。若理不契。則藥不應。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歎息之聲。亦不會道聞如何言語。亦不會道見如何形狀。如漢武帝之見李夫人。只爲道士先說與在甚處。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然武帝作詩。亦曰是耶非耶。嘗問好談鬼神者。皆所未曾聞見。皆是見說。燭理不明。便傳以爲信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耶。此言極善。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師坐在此。降言在彼。只是拋得遠。決無此理。又言留下藥。尤知其不然。生氣盡則死。死則謂之鬼可也。但不知世俗所謂鬼神何也。聰明如邵堯夫。猶不免致疑在此。嘗言有人家。若虛空中間人馬之聲。某謂。既是人馬。須有鞍韉之類。皆全。這箇是何處得來。堯夫言天地之間。亦有一般不有不無底物。某謂如此說。則須有不有不無底人馬。凡百皆爾。深不然也。

風肅然起於人心恐怖。要之風是天地間氣。非士偶人所能爲也。漢時神君。今日二郎廟。皆有之。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

不學則却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爲害著一箇意思。則與人成就得箇甚好見識。

一作無意於學。則皆不之

察。暨用心自觀。卽覺其爲害。存此紛雜。竟與人成何見識。

心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常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

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佗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

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爲中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有

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

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其佗疾却未可知。佗藏府只爲元不曾

養。養之却在修養家。

一作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病心疾。佗藏府有患。則不嘗專志於養焉。

仁祖時。北使進言。高麗自來臣屬北朝。近來職貢全缺。殊失臣禮。今欲加兵。又聞臣屬南朝。今來報知。仁

祖不答。及將去也。召而前語之曰。適議高麗事。朕思之。只是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既加兵。王子未必

能誅得。且是屠戮百姓。北使遂屈無答。不覺汗流浹背。俯伏於地。歸而寢兵。佗都不言。彼兵事勢。只看

這一箇天地之量。亦至誠有以格佗也。

人心緣境。出入無時。人亦不覺。

人夢不惟聞見思想。亦有五藏所感者。

天下之或寒或燠。只緣它地形高下。如屋陰則寒。屋陽則燠。不可言於此所寒。於此所熱。且以尺五之表。定日中一萬五千里。就外觀未必然。

人有壽考者。其氣血脈息自深。便有一般深根固蒂底道理。一作氣象人脈起於陽明。周旋而下。至於兩氣口。

自然勻長。故於此視脈。又一道自頭而下。至足大衝。亦如氣口。此等事最切於身。然而人安然恬於不知。至如人爲人。問你身上有幾條骨頭。血脈如何行動。腹中有多少藏府。皆冥然莫曉。今人於家裏有多少家活屋舍。被人問著。己不能知。却知爲不智。於此不知。曾不介意。只道是皮包裹。不到少欠大小不察。近取諸身。一身之上。百理具備。甚物是沒底。背在上。故爲陽。胸在下。故爲陰。至如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天有五行。人有五藏。心火也。著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燥。肝木也。著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怒。推之五藏皆然。孟子將四端。便爲四體。仁便是一箇木氣象。惻隱之心。便是一箇生物春底氣象。羞惡之心。便是一箇秋底氣象。只有一箇去就。斷割底氣象。便是義也。推之四端皆然。此箇事又著箇甚安排得也。此箇道理。雖牛馬血氣之類亦然。都恁備具。只是流形不同。各隨形氣。後便昏了它氣。如其子愛其母。母愛其子。亦有木底氣象。又豈無羞惡之心。如避害就利。別所愛惡。一一理完。更如獼猴。尤似人。故於獸中最爲智巧。童昏之人。見解不及者多矣。然而唯人氣最清。可以輔相裁成。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直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爲三才。天地本一物。地亦天也。只是人爲天地心。是心之動。則

分了天爲上。地爲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

天地之氣。遠近異像。則知愈遠則愈異。至如人形有異。曾何足論。如史冊有鬼國。狗國。百種怪異。固亦有之。要之這箇理則一般。其必一作異者。譬如海中之蟲魚鳥獸。不啻百千萬億。卒無有同於陸上之物。

雖極其異。要之只是水族而已。

天地之中。理必相直。則四邊當有空闕處。空闕處如何。地之下豈無天。今所謂地者。特於一作天中一物。

爾。如雲氣之聚。以其久而不散也。故爲對。凡地動者只是氣動。凡所指地者。一作損只是土。土亦一物。

爾。不可言地。更須要知坤元承天。是地之道也。

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餘。若以土地計之。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曰百畝九人。固不足。通天下計之。則亦可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調掾之義。故亦可足。

後世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猶之田也。其初開荒。蒔種甚盛。以次遂漸薄。虞帝當其盛時故也。其間有如夏衰殷衰。周衰有盛則有衰。又是其間之盛衰推之。後世皆若是也。如一樹。方其榮時。亦有發生。亦有彫謝。桑榆旣衰矣。亦有發生。亦有彫謝。又如一歲之中。四時之氣。已有盛衰。一時之中。又有盛衰。推之至如一辰。須有辰初辰正辰末之差也。今言天下之盛衰。又且只據書傳所有。聞見所及。天地之廣。

其氣不齊。又安可計。譬之一國有幾家。一家有幾人。人之盛衰休戚。未有齊者。姓之所以蕃庶者。由受姓之祖。其流之盛也。

內則謂請饋請浴之類。雖古人謹禮。恐不如是之煩。

古人乘車。車中不內顧。不親指。不遠視。行則鳴環佩。在車則聞和鸞。式則視馬尾。自然有個君子大人氣象。自五胡亂華以來。惟知鞍馬爲便利。雖萬乘之尊。猶執鞭上馬。執鞭非貴人事。

使人謂之啞御史。猶可。且只是格君心。

正叔嘗爲葬說。有五事。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爲路。不置城郭。不爲溝渠。不爲貴人所奪。不致耕犁所及。此大要也。其穴之次。設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者前爲兩列。亦須北首。各於其穴。安夫婦之位。坐於堂上。則男東而女西。臥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也。推此爲法。觀之葬。須爲坎室爲安。若直下。便以土實之。則許大一塊虛土。壓底四向。流水必趨土虛處。大不便也。且棺槨雖堅。恐不能勝許多土頭。有失比化者。無使土親膚之義。

心所感通者。只是理也。知天下事。有卽有。無卽無。無古今前後。至如夢寐。皆無形。只是有此理。若言涉於形聲之類。則是氣也。物生則氣聚。死則散而歸盡。有聲則須是口。旣觸則須是身。其質旣壞。又安得有此。乃知無此理。便不可信。

草木土在下。因升降而食土氣。動物却土在中。脾在內也。非土則無由生。

禮言惟天地之祭。爲越紼而行事。此事難行。旣言越紼。則是猶在殯宮。於時無由致得齋。又安能脫喪服。

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爲不可廢。只一作消使冢宰攝爾。昔者英宗初卽位。有人以此問先生。

答曰。古人居喪。百事皆此有闕字。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爲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爲母喪。則不

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

萬物皆備於我。此通人物而言。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營巢養子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却椽喪處極多。只有一件。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它皆誘之也。欲得人家嬰兒善。且自小不要引佗。留佗真性。待他自然。亦須完得些本性。須別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旣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極須爲天下之中。天地之中。理必相直。今人所定天體。只是且以眼定。視所極處不見。遂以爲盡。然向曾有於海上。見南極下。有大星十。則今所見天體。蓋未定。雖似不可窮。然以土圭之法。驗之日月升降。不過三萬里中。故以尺五之表。測之。每一寸當一千里。然而中國只到鄯善沙車。已是一萬五千里。若就

彼觀日尚只是三萬里中也。天下之或寒或煖。只緣地形高下。如屋陰則寒。屋陽則煖。不可言於此所寒矣。屋之西北又益寒。伯淳在澤州。嘗三次食韭黃。始食懷州韭。次食澤州。又次食并州。則知數百里閒。氣候爭三月矣。若都以此差之。則須爭半歲。如是則有在此冬至。在彼夏至者。雖然又沒此事。只是一般爲冬爲夏而已。

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物之類。直是一生將身伏事不懈。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更有甚事。伯淳與君實嘗同觀史畫。猶能題品。奈煩伯淳問君實。能如此與佗畫否。君實曰自家一箇身。猶不能事持得。更有甚工夫到此。

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軋者如石相磨。而火光出者。電便有雷擊者。是一作甚也。或傳京師少聞雷。恐是地有高下也。

神農作本草。古傳一日食藥七十死。非也。若小毒亦不當嘗。若大毒一嘗而死矣。安得生。其所以得知者。自然視色嗅味。知得是甚氣。作此藥。便可攻此病。須是學至此。則知自至此。

或以謂原壤之爲人。敢慢聖人。及母死而歌。疑是莊周非也。只是一箇鄉里麤鄙人。不識義理。觀夫子責之辭。可以見其爲人也。一本此下云若是莊周。夫子亦不敢叩之。責之適足以啓其不遜爾。彼亦須有答。

古人適異方死。不必歸葬故里。如季子是也。其言骨肉歸於土。若夫魂氣則無不之也。然觀季之所處。要

之非知禮者也。

古人之法必犯大惡。則焚其屍。今風俗之弊。遂以爲禮。雖孝子慈孫。亦不以爲異。更是公方明立條貫。元不爲禁。如言軍人出戍。許令燒焚將骨殖歸。又言郊壇須三里外。方得燒人。則是別有焚屍之法。此事只是習慣。便不以爲事。今有狂夫醉人。妄以其先人棺槨一彈。則便以爲深讐巨怨。及親拽其親。而納之火中。則略不以爲怪。可不哀哉。

英宗欲改葬西陵。當是時。潞公對以禍福遂止。其語雖若詭對。要之却濟事。父子異宮者。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父子異宮。猶今有逐位。非如異居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下

河南程氏遺書第三

二先生語三

謝顯道記憶平日語

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神。

切脈最可體仁。鄭穀云。嘗見顯道先生問此語。云。是某與明道切脈時坐間有此語。

觀雞雛。此可觀仁。

漢成帝夢上帝敗我濯龍淵。打不過。

問鬼神有無。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人却因甚如此道。待說與賢道有時。又却恐賢問某尋射法具而不滿者。無志者也。

尸居却龍見。淵默却雷聲。

須是合內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下學而上達。極高明而道中庸。

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

詩可以興。某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古人互相點檢。如今之學射者亦然。

鐵劍利而倡優拙。此重則彼輕。

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萃渙皆享於帝立廟。因其精神之聚。而形於此。爲其渙散。故立此以收之。

隘與不恭。君子不由。非是瑕疵夷惠之語。其弊至此。

趙普除節度使權。便是烏重胤之策。以兵付逐州刺史。

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時以經語錄作一册。○鄭穀云。嘗見顯道先生云。某從洛中學時。錄古人行別作一册。洛中見之云。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

張子厚。邵堯夫。善自開大者也。

彈琴心不在。便不成聲。所以謂琴者禁也。禁人之邪心。

舞蹈本要長袖。欲以舒其性情。某嘗觀舞正樂。其袖往必反。有盈而反之意。今之舞者。反收拾袖子。結在

一處。

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葶者。食便不美。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一日游許之西湖。在石壇上坐少頃。腳踏處便溼。舉起云。便是天地升降道理。

一日見火邊燒湯瓶。指之曰。此便是陰陽消長之義。

鴛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于淵。向下更有地。在此兩句去作人材上說更好。○鄭穀云嘗問此二句。

正是子思喫緊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

因論口將言而囁嚅云。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如荆軻於樊於期。須是聽其言也厲。

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與善人處。壞了人。須是與不善人處。方成就得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善下一有柔字。

又言不哭底孩兒。誰抱不得。

須是就事上學。盡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是硬脊梁。漢方擔得。

詩書只說帝與天。

有人疑伊尹出處。合於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不得爲聖之時何也。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孝。聖人廉。

太山爲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雖堯舜之事。亦只是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自下去堂下。則却辨不得。勿忘勿助長之間。正當處也。

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索學以充之。恢一作闡

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有準

參也竟以魯得之。

默而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毛猶有倫。入毫釐絲忽。終不盡。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衆人安則不恭。恭則不安。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邢恕日三點檢。謂亦可哀也。何時不點檢。

學射者互相點檢病痛。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有甚你管得我。有甚我管得你。教人致却太平後。某願爲太平之民。

右明道先生語

三王不足四。無四三王之理。如忠質文之所尚。子丑寅之所建。歲三月爲一時之理。秦強以亥爲正。畢竟不能行。孔子知是理。故其志不欲爲一王之法。欲爲百王之通法。如語顏淵爲邦是也。其法度又一寓之春秋。已後別有說。

西北東南人材不同。

以律管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氣爲準。非秬黍之比也。秬黍積數。在先王時。惟此爲適與度量合。故可用。今時則不同。

物之可卜者。惟龜與羊髀骨可用。蓋其坼可驗吉凶。

李觀謂。若教管仲身長在宮內。何妨更六人。此語不然。管仲時。桓公之心。特未蠹也。若已蠹。雖管仲可柰何。未有心蠹。尙能用管仲之理。

孟子言性。當隨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謂性爲不然者。此亦性也。彼命受生之後。謂之性爾。故不同。繼之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然不害爲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

日月之形。如人有身。須有目。目必面前。故太陽無北觀者。

仁則一。不仁則二。

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爲仁。

禪家之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其間方圓小大不同。特欲傾此於彼爾。然在太陽幾時動。又其學善遁。若人語以此理。必曰我無修無證。

先生少時。多與禪客語。欲觀其所學淺深。後來更不問。蓋察言不如觀貌。言猶可以所聞強勉。至於貌則不可強。

氣形而下者。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了。

性不可以內外言。

神是極妙之語。

神一本無與性元不相離。則其死也何合之有。如禪家謂別有一物常在。偷胎奪陰之說。則無是理。

魂謂精魂。其死也魂氣歸於天。消散之意。

某欲以金作器。比性成形。先生謂金可以比氣。不可以比性。

唐人伎藝。亦有精絕過今人處。

日月謂一日一箇亦得。謂通古今只一箇亦得。

易言天亦不同。如天道虧盈而益謙。此通上下。理亦如此。天道之運亦如此。如言天且弗違。況於人乎。況

於鬼神乎。此直謂形而上者言。以鬼神爲天地矣。

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子谷神不死一章最佳。

禪家出世之說。如閉目不見鼻。然鼻自在。

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

陳恆弑其君。夫子請討。當時夫子已去位矣。

曾爲大夫。

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知不如不知之愈。蓋用便近二。所以釋子謂又不是野

狐精也。

二三立則一之名亡矣。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其寂然不動。小則事物之至。大則無時而不感。

人之稟賦有無可柰何者。聖人所以戒忿疾於頑。

釋氏處死生之際不動者。有二。有英明不以爲事者。亦有昏愚爲人所誤。以前路自有去處者。

心一作必欲窮四方上下所至。且以無窮置却則得。若要真得一作識。須是體合。

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則卽時諫止。

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卽是坐馳。有忘之心。乃思也。

許渤與其子隔一窗而寢。乃不聞其子讀書與不讀書。先生謂此人持敬如此。曷嘗有如此聖人。

伯淳在澶州日脩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

心不可有一事。

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見一學者忙迫。先生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

忘物與累物之弊等。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較事大小。其弊爲枉尺直尋之病。一作論。

忘敬而後無一作毋不敬。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事神易。爲尸難。苟孝子有思親之心。以至誠持之。皆可以盡其道。惟尸象神。其所以祖考來格者。以此。後

世巫覡立尸之遺意。但其流入於妄僞。豈有通幽明之理。

死者不可謂有知。不可謂無知。

嘗問先生。其有知之原。當俱稟得。先生謂。不曾稟得。何處交割得來。又語及太虛。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

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

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須知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玩理以養心如此。蓋人有

小稱意事。猶喜悅。有淪肌浹骨。如春和意思。何況義一作見。理然窮理。亦當知用心緩急。但苦勞而不知

悅處。豈能養心。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或謂許太太虛。先生謂。此語便不是。這裏論甚大與小。

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人之於儀形。有是持養者。有是修飾者。

人之於性。猶器之受光於日。日本不動之物。

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

伯有爲厲之事。別是一理。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道也。如一闔一闢謂之變。

右伊川先生語

拾遺

許渤初起問人天氣寒溫。加減衣服。一加減定。卽終日不換。

許渤在潤州。與范文正。胡宿。周茂叔游。

古人立尸之意甚高。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齊語謂某處取某處遠近。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做著

天裏。聖人之言氣象自別。

張橫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笑指揮趙俞。

古人求法器。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孟子答公孫丑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只這裏便見得。是孟子實有浩然之氣。若他人便亂說道。是

如何。是如何。

子路亦百世之師。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右明道先生語

先生在經筵日。有二同列論武侯事業。謂戰伐所喪亦多。非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事。先生謂。二公語過矣。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謂殺不辜以私己。武侯以天子之命。討天下之賊。何害。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楊雄。

右伊川先生語

河南程氏遺書第三

河南程氏遺書第四

二先生語四

游定夫所錄

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脩身一作善言人材者。不患器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

明。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質。孰與成之。

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爲

君子。

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

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

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一本云。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

何不止試於太學。顯道對曰。蔡人鮮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云云。顯道乃止。是歲登第。注云。尹子言其詳如此。

先生不好佛語。或曰。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所謂迹者。果不出於道乎。然吾所攻其迹耳。其道則吾不

知也。使其道不合於先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則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

漢儒之中。吾必以楊子爲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于不虞。以保天

命。孫子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天下之習。皆緣世變。秦以棄儒術而亡。不旋踵。故漢興。頗知尊顯經術。而天下厭之。故有東晉之放曠。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世有以讀書爲文爲藝者。曰爲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氣至之始故也。萬物成形於地。而人成形於父。故以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故也。

世之信道篤。而不惑異端者。洛之堯夫。秦之子厚而已。

孟子之時。去先王爲未遠。其學比後世爲尤詳。又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柰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二追復矣。明道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晬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明道

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而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

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所記不同。恐漢儒所記未必是也。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爲至。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公逆知其將畔。果何心哉。惟其管叔之畔。非周公所能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

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爲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侍講

窮經將以致用也。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今世之號爲窮經者。果能達於政事。專對之間乎。則其所謂窮經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問我於辭命。則不能。恐非孟子語。蓋自謂不能辭命。則以善言德行自居矣。恐君子或不然。曰。然。孔子兼之。而自謂不能者。使學者務本而已。明道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謂事君若周公可也。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聞其爲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爲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

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論而非之。以謂周公其衰矣。侍講。

師保之任。古人難之。故召公不說者。不敢安於保也。周公作書以勉之。以爲在昔人君所以致治者。皆賴其臣。而使召公謀所以裕己也。

復子明辟。如稱告嗣天子王矣。

工尹商陽。自謂朝不坐。宴不與。殺三人。足以反命。慢君莫甚焉。安在爲有禮。夫君子立乎人之本朝。則當引其君於道。志於仁而後已。彼商陽者。士卒耳。惟當致力於君命。而乃行私情於其間。孔子蓋不與也。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疑記者謬。

盟可用也。要之則不可。故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特行其本情耳。蓋與之盟。與未嘗盟同。故孔子適衛。無疑。使要盟而可用。則一作與賣國背君。亦可要矣。

不知天。則於人之愚智賢否。有所不能知。雖知之。有所不盡。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不知人。則所親者。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不知人。故堯之親九族。亦明俊德之人爲先。蓋有天下者。以知人爲難。以親賢爲急。

二南之詩。蓋聖人取之。以爲天下國家之法。使邦家鄉人。皆得歌詠之也。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自齊家始。先言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妻。而古之人有能脩之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繼之以文王。

之詩。關雎詩。所謂窈窕淑女。卽后妃也。故序以爲配君子。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之心爲然也。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何有。

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鬪之獄。今之郡邑之訟。往往出於愚民。以戾氣相構。善爲政者。

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強暴而好譏侮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鬪訟可息矣。昭遠本連上一段。

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爲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

馮道更相數主。皆其讐也。安定以爲當五代之季。生民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讐無傷也。筭彘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爲東漢之衰。彘與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爲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爲不忠。在彘爲不智。如以爲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爲心。未暇恤人議己也。則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

公山弗擾以費叛。不以召叛人逆黨。而召孔子。則其志欲遷善悔過。而未知其術耳。使孔子而不欲往。是沮人爲善也。何足以爲孔子。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卽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一作

敬。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

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肆恣。一作放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有諸己之信屬焉。

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柰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爲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脩此道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也。

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慎恐懼者異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河南程氏遺書第四

河南程氏遺書第五

二先生語五

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爲一。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然一作焉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老子曰無爲。又曰無爲而無不爲。當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是乃有爲爲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爲。惟曰無思也。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卽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矣。

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

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實事。一作事實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一作要識體。

蹇。便是處蹇之道。困。便是處困之道。道無時不可行。

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則一本無天分不問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爲。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

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

孔子爲中都宰。知其不可而爲之不仁。不知而爲之不知。豈有聖人不盡仁知。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一本無任字。職分兩字側注。

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一本無時中字。

公孫碩膚。赤鳥几几。

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過此則無理。

坤作成物。是積學處。乾知大始。是成德處。

孔子請討田恆。當時得行。便有舉義爲周之意。

九二利見大人。九五利見大人。聖人固有在上者。在下者。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移則不可知。上之爲聖。下之爲狂。在人一心。念不念爲進退耳。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充此便。晬面盎背。有諸中。必形諸外。觀其氣象。便見得。

天命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氣直養而無害。使塞乎天地之間。有少私意。卽是氣虧。無不義。便是集義。有私意便是餒。

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己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贊

一本無贊字。則直養之而已。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理鼓動萬物如此。聖人循天理。而欲萬物同之。所以有憂患。

章外見之物。含章可貞。來章有慶。須要反己。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己。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樂莫大焉。樂亦在其中。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

乾坤古無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二字。以明難明之道。乾坤毀則無以見。易須以意明之。以此形容天地間事。

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矣。

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爲太山。許多水然後爲海。以此未及孔子。

夷惠有異於聖人大成處。然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與孔子同者。以其誠一也。

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

詩言天命。書言天。存心則上。帝臨女。

文章成功。有形象可見。只是極致事業。然所以成此事功者。卽是聖也。

萬物之始。皆氣化。旣形然後以形相禪。有形化。形化長。則氣化漸消。

中庸言無聲無臭。勝如釋氏言非黃非白。一本作黃白大小。

心有所存。眸子先發見。

張兄言氣。自是張兄作用。立標以明道。張兄一作橫渠後同。

乾是聖人道理。坤是賢人道理。

易之有象。猶人之守禮法。

待物生。以時雨潤之。使之自化。

恭而安。張兄十五年學。

河南程氏遺書第六

二先生語六

此卷間有不可曉處。今悉存之不敢刪去。

質夫沛然。擇之茫然。未知所得。季明安。

兄厚臨終過西郊。一作洛。却相疑。平生不相疑。

叔不排釋老。

惟善變通。便是聖人。

聖人於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得。一作作。天理。茂對時育萬物。

堯舜共緜。皐陶。一作夔。時與孔子異。

正名。養老。荀文若。利。魏鄭公。正當辨。

學原於思。

仁人此義宜。此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須去一道中別出。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一無自字。惟

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

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故中庸言鬼神之德盛而終之以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一本聖人修己以下別爲一章。

博施濟衆。非聖不能。何曾干仁事。故特曰。夫仁者。達人立人。取譬可謂仁之方而已。使人求之。自反便見得也。雖然。聖人未有不盡仁。然教人不得如此指殺。一本此下云。繞塿說相輪。不如便入塿登之。始登時雖不見。及上到頂。則相輪爲我有。

四體不仁。

鬼是往而不反之義。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儼然。卽之溫。言厲。佗人溫則不厲。儼然則不溫。惟孔子全之。

大圭黃鍾。全沖和氣。

李宏中力田養親。

節嗜慾。定心氣。卽是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心氣定。便和無疾。

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經只言一止觀。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一本此下云。二之則不是。

人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或仁或義。或孝或弟。

覺悟便是信。

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人之知思。因神以發。

成己須是仁。推成己之道成物。便是智。

怒驚皆是主心不定。不選怒。

非禮不視聽言動。積習儘有功。禮在何處。

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脩。便是直養。然同歸於誠。一此章連人自孩提章下爲一章。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地不改闢。民不改聚。只脩治使了。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一作置些私吝心。吝心一作意。在便是廢天職。

忠信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脩立在人。

日月陰陽發見盛處。

月受日光。父子龍敏。鼙鼓。

鼓動萬物。聖人之神。知則不可名。

凡物參和交感則生。不和分散則死。

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氣有偏勝處。勝一作盛。

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元氣會則生聖賢。理自生。

天只主施成之者地也。

須要有所止。止於仁。止於孝。止於大分。

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有。一作道。

咸六四言貞吉悔亡。言感之不可以心也。不得只恁地看過。更留心。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艮卦只明使萬物各有止。止分便定。艮其背。不獲其身。不見其人。

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武王殺一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爲同心。

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

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意言象數。邵堯夫。胎息氣。此三字一本在牛鳴下。

周茂叔窮禪客。

明善在明。守善在誠。

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無一作未嘗。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一年有一年工夫。

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周南召南。如乾坤。

今之祭祀無樂。今之樂又不可用。然又却不見得緩急之節。

叔一生不曾看莊列。非禮勿動。勿視。出於天與。從幼小有如是才識。

夷惠其道隘與不恭。乃心無罪。無一作何。

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自子路觀孔子。孔子爲不恭。自孔子觀吾輩。吾輩便隘。惟其與萬物流。便能與

天地同流。

去健羨毋意。義之與比。親於其身爲不。善直是不入。

山林之士。只是意欲不出。

重主道也。士大夫得有一一作重。應當有主。既埋重。不可一日無主。故設直。及其已作主。卽不用直。有廟卽當有主。

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仁義。使人人有子弟衛父兄之心。則制挺以撻秦楚之兵矣。不應爲。總是罪過。

詩興起人志意。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語默猶晝夜。晝夜猶生死。生死猶古今。消息。

愼終追遠。不止爲喪祭。

鉛鐵性殊。點化爲金。則不辨鉛鐵之性。

民須仁之物。則愛之。

聖人緣人情以制禮。事則以義制之。

息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長始終萬物。

不常其德。則所勝來復正。常其理。則所勝同化。素問。

曾點漆雕。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

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無施勞。是他顏子性分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大抵有題目事易合。

心風人力倍平常。將死者。識能預知。只是他不著別事雜亂。兼無昏氣。人須致一如此。

孔子之時。事雖有不可爲。孔子任道。豈有不可爲。魯君齊君。孔孟豈不知其不足與有爲。人雖睡著。其識知自完。只是人與喚覺。便是他自然理會得。

誠則自然無累。不誠便有累。

貧子寶珠。

君實篤厚。晦叔謹嚴。堯夫放曠。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一作立。所造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正。

人多昏其心。聖賢則去其昏。

以富貴爲賢者不欲。却反人情。

聞見如登九層之臺。

中說有後人綴緝之。

觀兩漢已前文章。凡爲文者皆似。

楊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

祭而立尸。只是古人質。

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

孟子知言。則便是知道。

夷惠聖人。傳者之誤。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

思與鄉人處。此孟子拔本塞源。

庾公之斯。取其不背學而已。

楊墨皆學仁義而流者也。墨子似子張。楊子似子夏。

伊尹不可一本無言蔽。亦是聖之時。伯夷不蔽於爲己。只是隘。

孔子免匡人之圍。亦苟脫也。

四端不言信。信本無在。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

子產語子太叔。因其才而教之。

序卦非易之蘊。此不合道。韓康伯注。

仰之彌高。見其高而未能至也。鑽之彌堅。測其堅而未能達也。此顏子知聖人之學。而善形容者也。

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聖人所欲不踰矩。既欲遷社。而又以爲不可。欲遷是則不可爲非矣。不可是則欲遷爲非矣。然則聖人亦有過乎。曰非也。聖人無過。夫亡國之社。遷之禮也。湯存之以爲後世戒。故曰欲遷則不可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春秋書亳社災。然則皆自湯之不遷始也。

五畝之宅。

田二畝半。郭二畝半。耕則居田。休則居郭。

三易再易。不易。

三易三百畝。三歲一耕。再易二百畝。二歲一耕。不易歲歲耕之。此地之肥瘠不同也。

古者百步爲畝。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古以今之四十一畝之田。八口之家。可以無飢。今以古之二百五十畝。猶不足。農之勤惰。相懸乃如此。

古之時。民居少。人各就高而居。中國雖有水。亦未爲害也。及堯之時。人漸多。漸就平廣而居。水泛濫。乃始爲害。當是時。龍門未闢。伊闕未析。砥柱未鑿。堯乃因水之泛濫而治之。以爲天下後世無窮之利。非堯時水特爲害也。蓋已久矣。上世人少。就高而居。則不爲害。後世人多。就下而處。則爲害也。

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堯舉舜於匹夫之中。而禪之位。則是四人者。始懷憤怨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

舜得以因其迹而誅竄之也。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

今人以影祭。或畫工所傳。一髭髮不當。則所祭已是別人。大不便。

今之稅。實輕於什一。但斂之無法。與不均耳。

有一物而可以相離者。如形無影。不害其成形。水無波。不害其爲水。有兩物而必相須者。如心無目。則不

能視。目無心。則不能見。

古者八十絲爲一升。斬衰三升。則是二百四十絲。於今之布爲已細。總麻十五升。則是千有二百絲。今蓋

無有矣。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古之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強有力者。

將以爲亂。

方今有古之所無者二。兵與釋老也。

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

汎乎其思。不若約之可守也。思則來。舍則去。思之不熟也。

二經簡編。後分者不是。

詩大率後人追作。馬遷非。

聖人於憂勞中。其心則安靜。安靜中。却是有至憂。

聖人之言遠如天。賢者小如地。

天之付與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見於事業一作物之謂理。

事君有犯無隱。事親有隱無犯。有時而可分。

治必有爲治之因。亂必有爲亂之因。

受命之符。不足怪。

射則觀其至誠而已。

學行之上也。名譽以崇之。皆楊子之失。

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

視其所以。觀人之大概。察其所安。心之所安也。

子絕四。毋自任私意。毋必爲。毋固執。毋有己。

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出入可也。出須是同歸。

博施濟衆。仁者無窮意。
知和而和。執辭時不完。
無欲速心。速七年理速。

養親之心。則無極外事。極時須爲之極。莫若極貴貴之義。莫若極尊賢之宜。

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却須敬而後能誠。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一本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爲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

贊馬遷巷伯之倫。此班固微詞。

石奢不當死。然縱法當固辭乞罪。不罪他時。可以堅請出踐更錢。此最義。一作最沒義。

易爻應則有時而應。又遠近相取而悔吝生。

王通家人卦是。易傳言明內齊外。非取象意。疑此是字上脫一不字也。

詩序必是同時。國史一作所作。然亦有後人添者。如白華只是刺幽王。其下更解不行。緜蠻序不肯飲食。教載

之。只見詩中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便云教載。絕不成言語也。又如高子曰。靈星

之尸也。分明是高子言更何疑。

文王望至治之道而未之見。若曰民雖使至治，止由之而已。安知聖人二南以天子在上，諸侯善化及民，安得謂之至。其有不合。周公之心固無此。設若有不合者，周公之心必如是勤勞。

五世依約君子小人在上爲政，其流澤三四世不已。五世而後斬，當時門人只知關楊墨爲孟子之功，故孟子發此一說以推尊孔子之道。言予未得爲孔子徒也。孔子流澤至此未五世，其澤尙在於人，予則私善於人而已。

邪說則終不能勝正道。人有秉彝，然亦惡亂人之心。

無恥之恥。注是。

行之不著，如此人多。若至論，雖孔門中亦有由而不知者，又更有不知則不能由。

送死天下之至重，人心苟能竭力盡此一事，則可以當天下之大事。養生人之常，此相對而言。若舜曾子

養生，其心如此，又安得不能當大事。人未有自致，必也親喪乎。

王者之詩亡，雅亡，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

仁言爲政者道其所爲，仁聲民所稱道。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養氣以心爲主。若言失中，心不動亦不妨。

一言而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言由之見信，如此刑法，國人尙取一作信，其他可知。

若臧武仲之知。又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合此四人之偏。文之以禮樂。方成。聖人則盡之矣。先進於禮樂。質也。後進於禮樂。文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其下則史。孔子從之。矯枉欲救文之弊。然而吾從周。此上疑當作尚。文一事。又有不從處。乘商之輅。

中庸首先言本人之情性。次言學。次便言三王酌損以成王道。餘外更無意。三王下到今。更無聖人。若有時。須當作四王。王者制作時。用先代之宜世者。今也。法當用周禮。自漢以來用。

有愛人之心。然而使民亦有不時處。此則至淺。言當時治千乘之國。若如此時。亦可以治矣。聖人之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句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時便即是淺近去。

齊經管仲霸政之後。風俗尚權詐。急衣食。魯之風俗不如此。又仲尼居之。當時風俗亦甚美。到漢尚言齊魯之學天性。此只說風俗。若謂聖賢。則周公自不之魯。太公亦未可知。又謂齊經田恆弑君。無君臣上下之分。也不然。

色難。形下面有事。服勞而言。服勞更淺。若謂諭父母於道。能養志。使父母說。却與此辭不相合。然推其極時。養志如曾子大舜可也。曾元是曾子之子。尚不能。

在邦而已心無怨。孔子發明仲弓。使知仁字。然舜在家亦怨。周公狼跋亦怨。又引文不有祝鮀之佞。與宋朝之美。才辯難免世之害矣。

當孔子時。傳易者支離。故言五十以學易。言學者謙辭。學易可以無大過。差易之書。惟孔子能正之。使無過差。

詩書統言執禮。人所執守。

賢者能遠照。故能避一壘事。其次避地。不居亂邦。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此非自得也。勉而能守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以勉中人之學也。

經所以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適用。奚益哉。

一本云。經者載道之器。須明其用。如誦詩須達於從政。能專對也。

今之學者。歧而爲三。能文者謂之文士。談經者泥爲講師。惟知道者乃儒學也。夫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河南程氏遺書第六

河南程氏遺書第七

二先生語七

此卷亦有不可曉處。今悉存之，不敢刪去。

與人爲善。

始初便去性分上立。晦叔。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

一本注云：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

周公不作膳夫庖人匠人事，只會兼衆有司之所能。

有田卽有民，有民卽有兵，鄉遂皆起兵。

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

橐籥大羹鸞刀，須用誠相副。

介甫致一。

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

心要在腔子裏。

體道少。能體卽賢。盡能體卽聖。

孔子門人善形容聖人。

堯夫道雖偏駁。然卷舒作用極熟。又一作能謹細行。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

只學顏子不貳過。

忠恕違道不遠。可謂仁之方。力行近乎仁。求仁莫近焉。仁道難言。故止曰近不遠而已。苟以力行便爲仁。

則失之矣。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夫子之道忠恕。非曾子不能知道之要。舍此則不可言。

聖人之明猶日月。不可過也。過則不明。

愚者指東爲東。指西爲西。隨衆所見而已。知者知東不必爲東。西不必爲西。唯聖人明於定分。須以東爲

東。以西爲西。

邵堯夫猶空中樓閣。

兵法遠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知崇禮卑之意。

只是論得規矩準繩。巧則在人。

莊子有大底意思。無禮無本。

體須要大。

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己。

雍也仁而不佞。晦叔。

人當審己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私。一本無私字。別有應卒處事四字。

三命是律。星辰是麻。

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爲難。

保民而王。今之城郭不爲保民。

行兵須不失家計。游兵夾持。夾一作挾。○

事往往急便壞了。

與奪翁張固有此理。老子說著便不是。

誠神不可語。

見之非易。見不可及。

孔子弟子少有會問者。只顏子能問。又却終日如恐。

只理會生是如何。

靜中便有動。動中自有靜。

灑埽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

喪事。人所不勉處。酒。人所困處。孔子於中間處之得宜。

翫心神明。上下同流。

敬下驢不起。世人所謂高者却是小。陳先
生大分守不足。○足一作定。

堯舜極聖。生朱均。瞽繇極愚。生舜禹。無所不
用其極。

開物成務。有濟時一作世之才。

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見剛。

以誠意氣。樛子何不可。若有爲果子。係在他上。便不是。信得及便是也。氣一作說。

九德最好。

不學便老而衰。

應卒處事。

不見其大。便大。

職事不可以巧免。

雍置帥。內郡養耕。外郡禦守。

兵能聚散爲上。

把得地。一作性。分定做事。直是不得放過。

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

微仲焚禁山契書。

義勇也是拘束太急。便性軼輕劣。大凡長育人材。且須緩緩。

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遊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之道。若遊騎太遠。則却歸不得。至如聽金鼓聲。亦不忘却自家如何。如苻堅養民。一敗便不可支持。無本故也。

坐井觀天。非天小。只被自家入井中。被井筒拘束了。然非何罪。亦何可廢。但出井中。便見天大。已見天如此大。不爲井所拘。却入井中也不害。

致知。但知止於至善。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之類。不須外面。只務觀物理。汎然正如遊騎無所歸也。

即目所學便持。吾斯之未能信。道著信。便是止也。

晉書謂吾家書籍當盡與之。豈止與之。當再拜而獻之。

病昏不爲他物所奪。只有正氣。然猶有力。知識遠過於人。況吾合天地之道。安有不可。

須是無終食之間違仁。卽道日益明矣。陳本有
此兩段。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河南程氏遺書第八

二先生語八

傳不習乎。不習而傳與人。

學則不固。連上說。

有馬者借人乘之。吾力猶能補史之闕文。當史之職。而能闕疑。以待後人。是猶有馬者。借人乘之也。能言不作者難。

君子義以爲質。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可使之往。不可陷以罔。

君子矜而不爭。矜尙之矜。

南宮适以禹稷比孔子。故夫子不答也。

果哉。末之難矣。果敢之果。不知更有難事。他所未曉。輕議聖人。孔子擊磬。何嘗無心。荷蕢於此。知之。辟世辟言。辟色。非有優劣。只說大小次第。

靈公問陳。孔子遂行。言語不相投。

不占而已。有吉凶便占。無常之人。更不待占。

三代直道而行毀譽公。

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循守舊迹。亦不能入聖人之室。

論篤是與。言篤實時與君子與色莊。

魯衛之政兄弟也。言相近也。

知及仁守莊。洩動禮爲政始末。

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不肯爲仁。如蹈水火。

致遠恐泥。不可行遠。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吾其爲東周乎。東遷以後。諸侯大夫強僭。聖人豈爲是乎。匏瓜繫而不食。匏瓜無所爲之物。繫而不動。

子樂。弟子各盡其誠實。不少加飾。故孔子知由之不得其死。

性相近也。生質之性。

小知大受。不可以小知君子。而可以當大事。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其誰以易之。誰肯以夫子之道。易己所爲。

佛胥召欲往。而不往者。何也。聖人示之以迹。子路不喻。九夷浮海之類。示之一人。

堯曰子小子履。少湯字。

周公謂魯公三句。反覆說不獨不施其親。又當使大臣不怨。至公不可忘私。又當全故舊。大德小德。如大節小節。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至親不如仁賢。

因不失其親。信本不及義。恭本不及禮。然信近於義者。以言可復也。恭近於禮者。以遠恥辱也。因恭信不失其所。以一無字。親近於禮義。故亦可宗也。如言禮義不可得見。得見恭信者斯可矣。

子張子夏論交。子夏子張告人。各有所以初學與成德者事不同。

貧與賤。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以其道得去。貧賤如患得之。

卿以下必有圭田。祭祀之田也。祿外之田也。

餘夫二十五畝。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至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俟其成家。別受田也。

廩而不征。市宅之地。已有廩稅。更不征其物。

法而不廩。稅有常法。不以廩故。而厚其稅。

廩無夫里之布。廩自有稅。更無此二布。

國有道。不變塞。所守不變。所行不塞。

廣居正位大道。所居者廣。所位者正。所道者大。天下至中至大之所。

配義與道。浩氣已成。合道與義。道本也。義用也。本一作體。

集義所生者。集衆義而生浩然之氣。非義外襲我而取之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九

二先生語九

少日所聞諸師友說

仁者公也。人仁。

一作

此者也。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極。禮者別也。

定分

知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萬物皆有性。

一作

此五常性也。若夫惻隱之類。皆情也。凡動者謂之情。

性者

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因不信。然後見。故四端不言信。

先生曰。孔子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嘗謂孔子之語。仁以教人者。唯此爲盡。要之不出於公也。

孟子曰。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曰天民者。能盡天民之道者也。踐形者是也。如伊尹可當之矣。民之名。則似不得位者。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大人者。則如乾之九二。利見大人。天下文明者也。天民大人。亦繫乎時與不時爾。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言君子不重。則不威嚴。而學則亦不能堅固也。

信非義也。以其言可復。故曰近義。恭非禮也。以其遠恥辱。故曰近禮。因其事而不失其所親。亦可宗也。況於盡禮義者乎。

思無邪。誠也。

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明善之微矣。聖人不言誠之一節者。言不惑則自誠矣。五十而知天命。思而知之也。六十而耳順。耳者在人之最末者也。至耳而順。則是不思而得也。然猶滯於迹焉。至於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則聖人之道終矣。此教之序也。

對孟懿子問孝。告衆人者也。對孟武伯者。以武伯多可憂之事也。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人材高下。與其所失而教之也。

默而識之。乃所謂學也。惟顏子能之。故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者。言顏子退而省其在己者。亦足以發此。故仲尼知其不愚。可謂善學者也。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此孔子言當時天下大亂。無君之甚。若曰夷狄猶有君。不若是諸夏之亡君也。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故曰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言不爭也。若曰其爭也。是君子乎。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者。魯僭天子之大祭也。灌者。祭之始也。以其僭上之祭。故聖人自灌以往。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者。不欲斥言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視諸斯乎。指其掌。此聖人言知此理者。其於治天下。如指其掌。甚易明也。蓋名分正。則天下定矣。子貢之器。如宗廟之中。可觀之貴器。故曰瑚璉也。

或問辯曰。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苟仁矣。則口無擇言。言滿天下無口過。佞何害哉。若不知其仁。則佞焉用也。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材與裁同。言由但好勇過孔子。而不能裁度。適於義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此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蓋亞於浴沂者也。顏淵願無伐善。無施勞。此仁矣。然尙未免於有爲。蓋滯迹於此。不得不爾也。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聖人之事也。顏子大賢之事也。子路有志者之事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此謂才也。然則中人以下者。終於此而已乎。曰亦有可進之道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魯國雖衰。而君臣父子之大倫猶在。愈於齊國。故可一變而至於道。

子曰志於道。凡物皆有理。精微要妙無窮。當志之爾。德者得也。在己者可以據。依於仁者。凡所行必依著於仁。兼內外而言之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曰聖人不凝滯於物。安有聞韶雖美。直至三月不知肉味者乎。三月字誤。當作音字。此聖人聞韶音之美。當食不知肉味。乃歎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門人因以記之。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雅素之雅。禮當時所執行。而非書也。詩書執禮。皆孔子素所常言也。人有斗筲之量者。有鍾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者。斗筲之量者。固不足算。若鍾鼎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滿則溢也。唯天地之量。無得而損益。苟非聖人。孰能當之。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凡人有慾。則不剛。至大至剛之氣。在養之。可以至焉。孟子曰。我知言。孟子不欲自言我知道耳。

孟子常自尊其道。而人不尊。孔子益自卑。而人益尊之。聖賢固有間矣。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法矣。今人皆反之者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越越武夫。公候干城。謂大膽也。不爲利。同。不爲義。疾行之方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之圓也。此言極有理。

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之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毋意者。不妄意也。毋我者。循理不守己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言其質勝文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言其文質彬彬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言

若用於時。救文之弊。則吾從先進。小過之義也。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此之謂也。不必惑從周之說。

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命謂爵命也。言不受爵命而貨殖者。以見其私於利之深。而足以明顏子屢空之賢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不可以言取人。今以其論篤而與之。是謂君子者乎。徒能色莊者乎。仲弓之仁。安已而敬人。故曰雍也。可使南面。對樊遲之問。亦是仁之口也。然樊遲失於麤俗。聖人勉使爲仁。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司馬牛多言而躁。故但告以其言也。訥。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若無克伐怨欲。固爲仁已。唯顏子而上。乃能之。如有而不行焉。則亦可以爲難。而未足以爲仁也。孔子蓋欲憲疑而再問之。而憲未之能問也。

管仲之仁。仁之功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九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

二先生語十

洛陽議論

蘇昞季明錄

子厚謂程卿夙興幹事。良由人氣清則勤。閑不得。正叔謂不可若此。則是專爲氣所使。子厚謂此則自然也。伯淳言雖自然。且欲凡事皆不恤以恬養則好。子厚謂此則在學者也。

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爲。而誠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能有濟。

子厚謂才與誠。須二物。只是一物。伯淳言才而不誠。猶不是也。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幾何時而不盡也。一本無只是。一物四字。

伯淳道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之之術。

正叔謂某接人治一作談。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算法。折計地畝以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堦處。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爲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田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

不如此之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奪不鑿。

正叔言人志於王道。是天下之公議。反以爲私說。何也。子厚言只爲心不大。心大則做得大。正叔言只是做一喜好之事。爲之不知。只是合做。

伯淳言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

正叔言蜥蜴含水。隨雨雹起。子厚言未必然。雹儘有大者。豈盡蜥蜴所致也。今以蜥蜴求雨。枉求他。他又何道致雨。正叔言伯淳守官南方。長吏使往茅山請龍辭之。謂祈請鬼神。當使信嚮者則有應。今先懷不信。便非義理。既到茅山巖。勅使人於水中捕得二龍。持之歸。並無他異。復爲小兒玩之致死。此只爲魚蝦之類。但形狀差異。如龍之狀爾。此蟲廣南亦有之。其形狀同。只齧人有害。不如茅山不害人也。有

一作有

正叔言永叔詩。笑殺穎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夙興趨朝。非可笑之事。不必如此說。又言常秩晚爲利昏。元來便有在。此鄉黨莫之尊也。

正叔言今責罪官吏。殊無養士君子廉恥之道。必斷言徒流杖數。贖之以銅。便非養士君子之意。如古人責其罪。皆不深指斥其惡。如責以不廉。則曰俎豆不脩。

有人言。今日士大夫未見賢者。正叔言。不可謂士大夫有不賢者。便爲朝廷之官人。不用賢也。彭汝礪懇辭臺職。正叔言。報上之效已了邪。上冒天下議論。顯拔致此。曾此爲報上之意已足。

正叔言。禮院者。天下之事無不關。此但得其人。則事儘可以考古立法。苟非其人。只是從俗而已。

正叔言。昏禮結髮無義。欲去久矣。不能言。結髮爲夫婦者。只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李廣言。結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時也。豈謂合髻子。子厚云。絕非禮義。便當去之。古人凡禮。講修已定。家家行之。皆得如此。今無定制。每家各定。此所謂家殊俗也。至如朝廷之禮。皆不中節。

正叔論安南事。當初邊上不便。令逐近點集。應急救援。其時雖將帥革兵。冒涉炎瘴。朝廷以赤子爲憂。亦有所不恤也。其時不救應。放令縱恣。戰殺至數萬。今旣後時。又不候至秋涼。迨冬一直趨寇。亦可以前食嶺北食積。於嶺南般運。今乃正於七月過嶺。以瘴死者自數分。及過境。又糧不繼。深至賊巢。以楫渡五百人過江。且砍且焚。破其竹寨幾重。不能得。復棹其空棧。續以救兵。反爲賊兵會合禽殺。吾衆無救。或死或逃。遂不成功。所爭者二十五里耳。欲再往。又無舟可渡。無糧以戍。此謬算未之有也。猶得賊辭差順。遂得有詞。且承當了。若使其言猶未順。如何處之。運糧者死八萬。戰兵瘴死十一萬。餘得二萬八千人。生還尙多病者。又先爲賊戮數萬。都不下三十萬口。其昏謬無謀如此甚也。

有人言。郭璞以鳩鬪占吉凶。子厚言。此爲他誠實信之。所以就而占得吉凶。正叔言。但有意向。此便可以

兆也。非鳩可以占吉凶耳。

正叔言：郭達新貴時，衆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後聞人言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功臣，一宅已致，而欲有之，太煞不識好惡。子厚言：昔年有人欲爲范希文買綠野堂，希文不肯，識道理自不然。在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在他人猶可，如王維莊之類，獨有晉公則不可，寧使耕壤及他有力者致之，己則不可取。

正叔言：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臥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

正叔謂：今唱名，何不使伊儒冠徐步進見，何用二人把見趨走得？不使殿上大臣有愧色。子厚言：只先出榜，使之見其先後，何用旋開卷呼名？

正叔言：某見居位者，百事不理會，只恁箇大肚皮，於子厚却願奈煩處之。

子厚言：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正叔言：自是關中人剛勁敢爲，子厚言：亦是自家規矩太寬。

正叔言：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自不用。釋氏道場之用螺鈸，蓋胡人之樂也。今用之死者之側，是以其樂臨死者也。天竺之人重僧，見僧必飯之，因使作樂於前，今乃以爲之於死者之前，至如慶禱亦雜用之，是甚義理。如此事被他欺謾，千百年無一人理會者。

正叔謂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則所見者大。小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

伯淳謂才與誠一物。則周天下之治。子厚因謂此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呂進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正叔謂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至於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又年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乎。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於終不聞乎。

子厚言十詩之作。止是欲驗天心於語默間耳。正叔謂若有他言語。又為得已也。子厚言十篇次敘。固自有先後。

正叔言成周恐只是統名。維邑是都也。成周猶今言西京也。維邑猶今言河南府孔安國以成周為下邑。非也。豈有以師保治於下邑。白馬寺之所恐是遷頑民之處。洛州有言中州。南州之名。恐是作邑分為九州後始言成周。恐是舊城壞而復城之。或是其始為邑。不為城牆。故後始城。

二程解窮。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子厚謂亦是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子學者須是窮理為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正叔謂洛俗恐難化於秦人。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亦是士人敦厚東方亦肯向風也。

子厚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子厚言今日之往來俱無益。不如閒居與學者講論資養後生。却成得事。正叔言何必然。義當來則來。當往則往爾。

二程言人不易知。子厚言人誠知之爲艱。然至於技術能否。人情善惡。便可知。惟一作秦武陽殺人於市。見秦始皇懼。此則不可知。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